夢溪筆談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WD
001100526613

夢溪筆談

（一）

沈括 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稗海及津逮祕書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稗海本有補續津逮本無之學津本於此二十六卷用津逮本其補續二種津逮本所無者方據稗海本蓋津逮本校刻精工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補筆談二卷續筆談一卷宋沈括撰括字存中錢塘人寄籍吳縣登嘉祐八年進士熙寧中官至翰林學士龍圖閣待制坐議城永樂事謫均州團練副使後復光祿寺少卿分司南京卜居潤州以終夢溪卽其晚歲所居地也事蹟附載宋史沈遘傳中祝穆方輿勝覽曰沈存中宅在潤州朱方門外存中嘗夢至一處小山花如覆錦喬木覆其上夢中樂之後守宣城有道人無外者爲言京口山川之勝郡人有地求售以錢三十萬得之元祐初道過京口登所買地卽夢中所遊處遂築室焉名曰夢溪是書蓋其閒居是地時作也凡分十七門曰故事曰辨證曰樂律曰象數曰人事曰官政曰權智曰藝文曰書畫曰技藝曰器用曰神奇曰異事曰謬誤曰譏謔曰雜志曰藥議共二十六卷又有補筆談二卷續筆談一卷舊本別行近時馬氏刻本始合之而重編補筆談爲三卷續筆談十有一條附於末其序有曰世所傳補筆談每篇首必題所補之卷又有前幾件及中與後之分如補第二卷後十件之類似非後人所得而紕其爲舊本無疑原書二十六卷不補者十餘各有補今以其書校考之多不合如故事不御前殿云云十件補第二卷既然矣次則廊屋爲廡梓楡爲樸二件亦補第二卷第二卷乃故事豈謂是乎子午屬寅本論納甲語而以補六卷之樂律盧肇論海潮當補象數而以補九卷之人事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日六件大抵皆權智當補十三卷

而以補十五卷之藝文。凡此類不可悉舉。又若原書止二十六卷。今其所補。有自二十七以至三十者。益不可曉。又云通考筆談二十六卷。今所行者是。宋史則二十五卷。鄭樵通志藝文略則二十卷。分併不恆。有如此者。此吾所以放筆而爲之更定也云云。今案宋史藝文志。顛倒舛譌。觸目皆是。其二十五卷之說。原可置之不論。至通志二十卷之說。則疑括初本實三十卷。鄭樵據以著錄。因輾轉傳刻。闕其一筆。故誤三爲二。其後勒著定本。定爲二十六卷。乾道二年。湯修年據以校刻。頗爲完善。遂相承至今。而所謂補筆談續筆談者。則乾道本原未載。或槀本流傳。藏弆者欲爲散附各卷。逐條標識。其所據者。仍是三十卷之初本。故所標有二十七卷三十卷之目。實非括之所自題。分類顛舛。固不足異也。然傳刻古書。當闕所疑。故今仍用原本。以存其舊。而附訂其舛異如右。括在北宋學問最爲博洽。於當代掌故。及天文算法鍾律。尤所究心。趙與時賓退錄議其積罌一條文字有誤。王得臣麈史議其算古柏一條議論太拘。小小疎失。要不足以爲累。至月如銀丸粉塗其半之說。朱子語錄取之。蒲廬卽蒲葦之說。朱子中庸章句取之。其他亦多爲諸書所援據。湯修年跋稱其目見耳聞。皆有補於世。非他雜志之比。勘驗斯編。知非溢美矣。

夢溪筆談序

沈括存中述

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思平日與客言者。時紀一事于筆。則若有所晤言。蕭然移日。所與談者。唯筆硯而已。謂之筆談。聖謨國政。及事近宮省。皆不敢私紀。至於繫當日士大夫毀譽者。雖善亦不欲書。非止不言人惡而已。所錄唯山間木蔭。率意談噱。不繫人之利害者。下至閭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於傳聞者。其間不能無闕謬。以之爲言則甚卑。以予爲無意於言可也。

夢溪筆談目錄

卷之一
故事一
卷之二
故事二
卷之三
辨證一
卷之四
辨證二
卷之五
樂律一
卷之六
樂律二
卷之七

象數一
卷之八
象數二
卷之九
人事一
卷之十
人事二
卷之十一
官政一
卷之十二
官政二
卷之十三
權智
卷之十四
藝文一

卷之十五
藝文二
卷之十六
藝文三
卷之十七
書畫
卷之十八
技藝
卷之十九
器用
卷之二十
神奇
卷之二十一
異事
卷之二十二

謬誤譌詐附

卷之二十三

譏謔

卷之二十四

雜誌一

卷之二十五

雜誌二

卷之二十六

藥議

夢溪筆談卷之一

宋　吳門沈括存中述

故事一

上親郊廟。册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饗。末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爲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爲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册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唯有事于南郊。方爲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册文皆謂正祠。

正衙法座。香木爲之。加金飾。四足墜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抱之。曰駕頭。

鼗後曲蓋謂之筥。兩扇夾心。通謂之扇筥。皆繡。亦有銷金者。卽古之華蓋也。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伎羣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唯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相承闕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

門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扉者。爲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閤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自東門入者。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召。非若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院在外。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唯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窗格上有火燃處。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爲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一盛事。

東西頭供奉官。本唐從官之名。自永徽以後。人主多居大明宮。別置從官。謂之東頭供奉官。西內具員不廢。則謂之西頭供奉官。

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國初。供奉班於百官前橫列。王溥罷相。爲東宮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後。遂令供奉班依舊分立。慶歷賈安公爲中丞。以東西班對拜爲非禮。復令橫行。至今初敘班分立。百官班定。乃轉班橫行。參罷復分立。百官班退乃出。參用舊制也。

衣冠故事多無著令。但相承爲例。如學士舍人躡履。見丞相往還用平狀。扣堵乘馬之類。皆用故事也。近歲多用靴簡。章子厚爲學士日。因事論列。今則遂爲著令矣。

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靿靴有蹀躞帶皆胡服也窄袖利於馳射短衣長靿皆便於涉草胡人樂茂草常寢處其間予使北時皆見之雖王庭亦在深薦中予至胡庭日新雨過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無所霑帶衣所垂蹀躞蓋欲佩帶弓劍帨帊算囊刀礪之類自後雖去蹀躞而猶存其環環所以銜蹀躞如馬之鞦根即今之帶銙也天子必以三環爲節唐武德、貞觀時猶爾開元之後雖仍舊俗而稍褒博矣然帶鈎尚穿帶本爲孔本朝加順折茂人文也幞頭一謂之四腳乃四帶也二帶繫腦後垂之折帶反繫頭上令曲折附頂故亦謂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鎮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幞頭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順風凡五等唯直脚貴賤通服之又庶人所戴頭巾唐人亦謂之四脚蓋兩脚繫腦後兩脚繫頷下取其服勞不脫也無事則反繫于頂上今人不復繫頷下兩帶遂爲虛設

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子曾見唐人堂帖宰相簽押格如今之堂劄子也

予及史館檢討時議密院劄子問宣頭所起予按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語詔皆寫四本一本爲底一本爲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于籍謂之宣底今史館中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聖語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使使郭崇韜、安重誨爲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勑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參

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爲別。頭子唯給驛馬之類用之。

百官於中書見宰相九卿而下。卽省吏高聲唱一聲。屈躬趨而入。宰相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唱。謂之屈揖。

待制以上見。則言請某官。更不屈揖。臨退仍進湯。皆於席南橫設百官之位。升朝則坐。京官已下皆立。

後殿引臣僚。則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贊拜。不宣名。不舞蹈。中書略貴者。示與之抗也。上前則略徽者。殺禮也。

唐制。丞郎拜官卽籠門謝。今三司副使已上拜官。則拜舞于階上。百官拜於階下而不舞蹈。此亦籠門故事也。

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徹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予爲學士時。目覩此事。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也。戲語謂之帶墜。

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館閣新書淨本有慢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唯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鉛黃。蓋用之有素矣。

予爲鄜延經略使日。新一廳。謂之五司廳。延州正廳乃都督廳。治延州事。五司廳治鄜延路軍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經略、安撫總管、節度觀察也。唐制。方鎭皆帶節度觀察處置三使。今節度之職。多歸總

管司。觀察歸安撫司。處置歸經略司。其節度、觀察兩案幷支掌推官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經略安撫司不置左官。以帥權不可更不專也。都總管、副總管、鈐轄、都監同簽書。而皆受經略使節制。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乃給事中之職。當隸門下省。故事乃隸樞密院。下寺監皆行劄子。寺監具申狀。雖三司亦言上。銀臺主判不以官品。初多獨賜翠毛錦袍。學士以上。自從本品行。案用樞密院雜司人吏主判食樞密廚。蓋樞密院子司也。

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謂之雄牡箭。牝謂之鬬仗箭。本胡法也。熙寧中罷之。

前世藏書分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秘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爲人盜竊。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置編校官八員。雜讐四館書。給吏百人。悉以黃紙爲大册寫之。自此私家不敢輒藏。校讐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唯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京師百官上日。唯翰林學士勅設用樂。他雖宰相亦無此禮。優伶竝開封府點集。陳和叔除學士時。和叔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士院勅設不用女優。自和叔始。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于堦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張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經生。則悉徹帳幕簟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氈幕及

供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嘗有敗者。故事爲之防。歐文忠有詩。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以爲禮數重如此。其實自有謂也。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荊公時爲知制誥。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爲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封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官所定等。以對覆考之等。如同卽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爲定。卽不得別立等。是時王荊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爲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爲彌封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元。事必前定。二公徒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而詔從荊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別立等自此始。遂爲定制。

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爲館職。始歐陽永叔、黃鑑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當時謂之步行學士。嘉祐中。於崇文院置編校局。校官皆許乘馬至院門。其後中書五房置習學公事官。亦緣例乘馬赴局。

車駕行幸前驅謂之隊。則古之清道也。其次衞仗。衞仗者。視闌入宮門法。則古之外仗也。其中謂之禁圍。如殿中仗。天官掌舍。無宮則供人門。今謂之殿門。文武官極天下長人之選八人。上御前殿。則執鉞立于紫宸門下。行幸則爲禁圍門。行于仗馬之前。又有衡門十人。隊長一人。選諸武力絕倫者爲之。上御

後殿。則執揭東西對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賁入門之類也。

予嘗購得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案檢一通。乃除宰相劉昫兼判三司，堂檢前有擬狀云。具官劉昫。右伏以劉昫經國才高。正君志切。方屬體元之運。實資謀始之規。宜注宸衷。委司判計。漸期富庶。永贊聖明。臣等商量。望授依前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兼判三司。散官勳封如故。未審可否。如蒙允許。望付翰林降制處分。謹錄奏聞。其後有制書曰。宰臣劉昫。右可兼判三司公事。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付中書門下准此。四月十日。用御前新鑄之印。與今政府行遣稍異。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卽黃紙書。宰臣執政皆於狀背押字。堂檢宰執皆不押。唯宰屬於檢背書日。堂吏書名用印。此擬狀有詞。宰相押檢不印。此其爲異也。大率唐人風俗。自朝廷下至郡縣。決事皆有詞。謂之判。則書判科是也。押檢二人。乃馮道、李愚也。狀檢瀛王親筆。甚有改竄勾抹處。按舊五代史。應順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鄂王薨。庚辰。以宰相劉昫判三司。正是十日。與此檢無差。宋次道記開元宰相奏請鄭畋鳳池藁草擬狀注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擬狀。爲道親筆。蓋故事也。

舊制中書樞密院三司使印並塗金。近制三省樞密院印用銀爲之。塗金。餘皆銅鑄而已

夢溪筆談卷之二

故事二

三司使班在翰林學士之上。舊制權使卽與正同。故三司使結銜皆在官職之上。慶歷中。葉道卿爲權三司使。執政有欲抑道卿者。降勅時。移權三司使在職下結銜。遂立翰林學士之下。至今爲例。後嘗有人論列。結銜雖依舊。而權三司使初除。閤門取旨。間有敍學士者。然不爲定例。

宗子授南班官。世傳王文正太尉爲宰相日。始開此議。不然也。故事。宗子無遷官法。唯遇稀曠大慶。則普遷一官。景祐中。初定祖宗竝配南郊。宗室欲緣大禮乞推恩。使諸王宮教授刁約草表上聞。後約見丞相王沂公。公問前日宗室乞遷官表何人所爲。約未測其意。答以不知。歸而思之。恐事窮且得罪。乃再詣相府。沂公問之如前。約愈恐。不復敢隱。遂以實對。公曰。無他。但愛其文詞耳。再三嘉奬。徐曰。已得旨別有措置。更數日當有指揮。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屬自初除小將軍。凡七遷則爲節度使。遂爲定制。諸宗子以千縑謝約。約辭不敢受。予與刁親舊。刁嘗出表藁以示予。

大理法官皆親節案。不得使吏人。中書檢正官不置吏人。每房給楷書一人。錄淨而已。蓋欲士人躬親職事。格吏姦。兼歷試人才也。

太宗命創方團毬帶賜二府文臣。其後樞密使兼侍中張耆、王貽永皆特賜。李用和、曹郡王皆以元舅賜。

近歲宣徽使王君貺以耆舊特賜。皆出異數。非例也。近歲京師士人朝服乘馬。以黝衣蒙之。謂之涼衫。亦古之遺法也。儀禮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人制度章色如何耳。

內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皆有潤筆物。太宗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則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騶皆分霑。元豐中。改立官制。內外制皆有添給。罷潤筆之物。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權攝者。爲直官。如許敬宗爲直記室是也。國朝學士舍人皆置直院。熙寧中。復置直舍人學士院。但以資淺者爲之。其實正官也。熙寧六年。舍人皆遷罷。閣下無人。乃以章子平權知制誥。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暫攝也。古之兼官。多是暫時攝領。有長兼者。卽同正官。予家藏海陵王墓誌。謝朓文。稱兼中書侍郎。

三司開封府外州長官升廳事。則有衙吏前導告喝。國朝之制。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書。翰林學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所經過處。閽吏以梃扣地警衆。謂之打杖子。兩府親王。自殿門打至本司及上馬處。宣徽使打于本院。三司使知開封府打于本司。近歲寺監長官亦打。非故事。前宰相赴朝。亦有特旨許張蓋打杖子者。繫臨時指揮。執絲梢鞭入內。自三司副使以上。唯乘紫絲暖座。從人隊長持破木梃。自待制以上。近歲寺監長官持藤杖。非故事也。百官儀範。著令之外。諸家所記。尙有遺者。雖至猥細。亦一時儀制也。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異姓未有兼中書令者。唯贈官方有之。元豐中。曹郡王以元舅特除兼中書令。下度

支給俸有司言自來未有活中書令請受則例

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唯顏眞卿與左僕射定襄郡王郭英乂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衞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尙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嘗參錯此亦略見當時故事今錄于此以備闕文

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後藩鎭下至從軍資深者例賜功臣本朝唯以賜將相熙寧中因上皇帝尊號宰相率同列面請三四上終不允曰徽號正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是時吳正憲爲首相乃請止功臣號從之自是羣臣相繼請罷遂不復賜

夢溪筆談卷之三

辨證一

鈞石之名。五權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爲一石。自漢已如此。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爲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爲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當二人有餘。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鈞。比顏高之弓。人當五人有餘。此皆近歲教養所成。以至擊刺馳射。皆盡夷夏之術。器仗鎧冑。極今古之工巧。武備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楚詞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箇反。）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俗。卽梵語薩嚩訶也。（薩音桑葛反。嚩無可反。訶從去聲。）三字合言之。卽些字也。

楊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算家謂之格術。如人搖艣。梟爲之礙故也。若鳶飛空中。其影隨鳶而移。或中間爲窗隙所束。則影與鳶遂相違。鳶東則影西。鳶西則影東。又如窗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爲窗所束。亦皆倒垂。與陽燧一也。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窗隙艣梟腰鼓礙之。本末相格。遂成搖艣之勢。故舉手則影愈下。下手則影愈上。此其可見。（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內。離鏡一二寸。光聚爲一點。大如麻菽。著物則火發。此則腰鼓最細處也。）豈特物爲然。人亦如是。中間不爲物礙者鮮矣。小則利害相易。

是非相反。大則以己爲物。以物爲己。不求去礙而欲見不顚倒。難矣哉。酉陽雜俎謂海翻則塔影倒。此妄說也。影入窗隙則倒。乃其常理

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歲亦陽止是也。詩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二者。此先王所惡也。蓋四月純陽。不欲爲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也。

予爲喪服後傳。書成。熙寧中。欲重定五服勅。而予預討論。雷鄭之學。闕謬固多。其間高祖遠孫一事。尤爲無義。喪服但有曾祖齊衰五月。遠曾緦麻三月。而無高祖遠孫服。先儒皆以謂服同曾祖曾孫。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禮所謂以五爲九者。謂傍親之殺也。上殺下殺至于九。傍殺至于四。而皆謂之族。族昆弟父母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過此則非其族也。非其族則爲之無服。唯正統不以族名。則是無絕道也。

舊傳黃陵二女。堯子舜妃。以二帝道化之盛。始于閨房。則二女當具任姒之德。考其年歲。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齒已百歲矣。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語多瀆慢。皆禮義之罪人也。

歷代宮室中有諕門。蓋取張衡東京賦諕門曲榭也。說者謂冰室門。按字訓。諕別也。東京賦但言別門耳。故以對曲榭。非有定處也。

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今略舉數處。趙、晉之間有清漳、濁漳。當陽有漳水。灕上有漳水。鄴郡有漳江。漳州

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縣有洛水。此槩舉一二耳。其詳不能具載。予考其義。乃清濁相踩者爲漳。章者文也。別也。漳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清漳、濁漳。合于上黨。當陽卽沮、漳合流。灊上卽漳、濆合流。漳州予未曾目見。鄜郡卽西江合流。亳漳卽漳、渦合流。雲夢卽漳、鄖合流。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蠐螬數十里方混。如璋亦從章。璋、王之左右之臣所執。詩云。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圭之半體也。合之則成圭。王左右之臣。合體一心趣乎王者也。又諸侯以聘女。取其判合也。有事于山川。以其殺宗廟禮之半也。有牙璋以起軍旅。先儒謂有鉏牙之飾于剡側。不然也。牙璋判合之器也。當於合處爲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以起軍旅。則其牝宜在軍中。卽虎符之法也。洛與落同。義謂水自上而下有投流處。今淝水沱水天下亦多。先儒皆自有解。

解州鹽澤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嘗溢。大旱未嘗涸。滷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謂之蚩尤血。唯中間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人。其北有堯梢（梢音消）水。一謂之巫咸河。大滷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鹽。唯巫咸水入。則鹽不復結。故人謂之無鹹河。爲鹽澤之患。築大堤以防之。甚於備寇盜。原其理。蓋巫咸乃濁水。入滷中。則淤澱鹵脈。鹽遂不成。非有他異也。

莊子。程生馬。嘗觀文子注。秦人謂豹曰程。予至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爲程。蓋言蟲也。方言如此。抑亦舊俗也。

唐六典述五行有祿命、驛馬、涎河之目。人多不曉涎河之義。予在鄜延見安南行營諸將閱兵馬籍有稱過范河損失。問其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淖沙爲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予嘗過無定河。度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漇漇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沒。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子遺者。或謂此卽流沙也。又謂沙隨風流謂之流沙。涎字書亦作涎。蒲濫反。按古文涎、深泥也。術書有涎河者。蓋謂陷溫。如今之空亡也。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者是也。葉類碗豆作小叢生。其葉極芬香。秋後葉間微白如粉汚。辟蠹殊驗。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蝨。予判昭文館時。曾得數株於潞公家。移植祕閣後。今不復有存者。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蘭蓀蓀、卽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茝、今白芷是也。

祭禮有腥燔、熟三獻。舊說以謂腥、燔備太古、中古之禮。予以爲不然。先王之於死者。以之爲無知則不仁。以之爲有知則不智。薦可食之熟。所以爲仁。不可食之腥、燔所以爲智。又一說。腥、燔以鬼道接之。饋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或謂鬼神嗜腥、燔。此雖出於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或有此理。未可致詰。

世以玄爲淺黑色。瑞爲赭玉。皆不然也。玄乃赤黑色。鷰羽是也。故謂之玄鳥。熙寧中京師貴人戚里多衣深紫色。謂之黑紫。與皂相亂。幾不可分。乃所謂玄也。瑞、赭色也。毳衣如瑞。音門。稷之瑞色者謂之糜。糜字音門。以其色命之也。詩有糜有芭。今秦人音糜。聲之訛也。糜色在朱黃之間。似乎赭。極光瑩。掬之粲澤熠熠如赤珠。此自是一色。似赭非赭。蓋所謂瑞色名也。而從玉。以其赭而澤。故以喻之也。猶鵁以色名而從鳥。以鳥色喻之也。

世間鍛鐵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此乃僞鋼耳。暫假生鐵以爲堅。二三煉則生鐵自熟。仍是柔鐵。然而天下莫以爲非者。蓋未識眞鋼耳。予出使至磁州鍛坊。觀煉鐵。方識眞鋼。凡鐵之有鋼者。如麵中有筋。濯盡柔麵。則麵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也。雖百鍊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清明，磨瑩之。則黯黯然青而且黑。與常鐵迥異。亦有煉之至盡而全無鋼者。皆繫地之所產。詩。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觿、解結錐也。芄蘭生莢支出之葉間垂之。正如解結錐所謂佩韘者。疑古人爲韘之制。亦當與芄蘭之葉相似。但今不復見耳。

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栗。茅音草茅之茅。以予觀之。此正所謂茅也。則莊子所謂狙公賦芧者。芧音序。此文相近之誤也。

予家有閻博陵畫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眞贊。亦唐人書。多與舊史不同。姚柬、字思廉。舊史乃姚思廉字。簡之。蘇臺、陸元明、薛莊。唐書皆以字爲名。李元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宗、劉孝孫、蔡允恭。唐書皆不書字。房元齡字喬年。唐書乃房喬字元齡。孔穎達字穎達。唐書字仲達。蘇典籤名從日從九。唐書乃從日從助。許敬宗、薛莊官皆直記室。唐書乃攝記室。蓋唐書成于後人之手。所傳容有訛謬。此乃當時所記也。以舊史考之。魏鄭公對太宗云目如懸鈴者佳。則元齡果名。非字也。然蘇世長。太宗召對眞武門。問云。卿何名長意短。後乃爲學士。似爲學士時方更名耳。

唐貞觀中。勅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採杜若。乃責坊州貢之。當時以爲嗤笑。至如唐故事。中書省中植紫薇花。何異坊州貢杜若。然歷世循之。不以爲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

漢人有飲酒一石不亂。予以制酒法較之。每麴米一斛。釀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醨者。每秫一斛。不過成酒一斛五斗。若如漢法。則粗有酒氣而已。能飲者飲多不亂。宜無足怪。然漢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人之腹中。亦何容置二斗七升水耶。或謂石乃鈞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計之。當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國飲酒數石不亂。疑無此理。

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止吐。皆取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今醫方不載此意。

予見人爲文章。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序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則謂之東霤西霤。未知前榮安在。

宗廟之祭西向者。室中之祭也。藏主于西壁。以其生者之處奧也。卽主祏而求之。所以西向而祭。至三獻則尸出于室。坐于戶西。南面。此堂上之祭也。（戶西謂之扆。設扆于此。左戶右牖。戶牖之間該之扆。坐于戶西。卽當扆而坐也。）上堂設位而亦東向者。設用室中之禮也。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周南、召南。樂名也。皆敍以雅以南是也。關雎、鵲巢二南之詩而已。有樂有舞焉。學者之事。其始也學周南、召南。末至于舞大夏、大武。所謂爲周南、召南者。不獨誦其詩而已。

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古人卽謂野馬爲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間之野馬。又韓渥云。窗裏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爲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野間浮氣耳。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熱時野馬陽焰。卽此物也。

蒲蘆說者以爲蜾蠃。疑不然。蒲蘆卽蒲葦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藝。夫政猶蒲蘆也。人之爲政。猶地之藝蒲葦。遂之而已。亦行其所無事也。

予考樂律。及受詔改鑄渾儀。求秦、漢以前度量斗升。計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當今十三兩。一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一兩當今六銖半。爲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強。

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遊太一。九曰九氣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以其別無名。遂對大遊而謂之小遊太一。此出於後人誤加之。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廡。甚爲失序。熙寧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予時領太史。預其議論。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別爲後殿。各全其尊。深爲得體。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諱改爲基。至今仍襲舊名。未

曾改正。

予嘉祐中客宣州寧國縣。縣人有方瑛者。其高祖方虔。爲楊行密守將。總兵戍寧國。以備兩浙。虔後爲吳人所擒。其子從訓代守寧國。故子孫至今爲寧國人。瑛有楊溥與方虔、方從訓手教數十紙。紙扎皆精善。教稱委曲。書押處稱使。或稱吳王。內一紙報方虔云。錢鏐此月內已亡歿。紙尾書正月二十九月。按五代史。錢鏐以後唐長興二年卒。楊溥天成四年已僭卽僞位。豈得長興二年尙稱吳王。溥手教所指揮事甚詳。翰墨印記。極有次序。悉是當時親跡。今按天成四年歲庚寅。長興二年歲壬辰。計差二年。溥手教予得其四紙。至今家藏。

夢溪筆談卷之四

辯證二

司馬相如上林賦敍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瀁洸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間隔太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滂灌三江而淪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于震澤後爲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嘗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透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徑自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則彭蠡水之所瀦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澤也震澤上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爲三江者蓋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此水之理也

海州東海縣西北有二古墓圖誌謂之黃兒墓有一石碑已漫滅不可讀莫知黃兒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縣見之曰漢二疏東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謂之二疏墓刻碑于其傍後人又收入圖經予按疏廣東海蘭陵人蘭陵今屬沂州承縣今東海縣乃漢之贛榆自屬琅琊郡非古之東海也今承縣東四十里自有疏廣墓其東又二里有疏受墓延年不講地誌但見今謂之東海縣遂以二疏名之極爲

乖誤。大凡地名如此者至多。無足紀者。此乃予初仕爲沭陽主簿日。始見圖經中增此事。後世不知其因。往往以爲實錄。謾誌于此。以見天下地書。皆不可堅信。其北又有孝女塚。廟貌甚盛。著在祀典。孝女亦東海人。贅榆既非東海故境。則孝女塚廟亦後人附會縣名爲之耳。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甎縫中。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枝味辛螫故也。然桂之殺草木。自是其性。不爲辛螫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爲丁。以釘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耳。

天下地名。錯亂乖謬。率難考信。如楚章華臺。亳州城父縣、陳州商水縣、荆州江陵、長林、監利縣皆有之。乾谿亦有數處。據左傳。楚靈王七年。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杜預注。章華臺在華容城中。華容即今之監利縣。非岳州之華容也。至今有章華故臺在縣郭中。與杜預之說相符。亳州城父縣有乾谿。其側亦有章華臺。故臺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靈王戰死于此。商水縣章華之側。亦有乾谿。薛綜注張衡東京賦引左氏傳。乃云楚子成章華之臺于乾谿。皆誤說也。左傳實無此文。章華與乾谿。元非一處。楚靈王十二年王狩于州來。使薳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此則城父之乾谿。靈王八年許遷于夷者。乃此地。十三年公子比爲亂。使觀從從師于乾谿。王衆潰。靈王亡。不知所在。平王即位。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葬之。以靖國人。而赴以乾谿。靈王實縊于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而非死于乾谿也。昭王二十七年。吳伐陳。王帥師救陳。次于城父。將戰。王

卒于城父。而春秋又云。弒其君于乾谿。則後世謂靈王實死于是。理不足怪也。

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謂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爲荀勗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爲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

除拜官職。謂除其舊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備不虞也。堦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尙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諡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辯。退之遂爲熙載矣。

今之數錢。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鎛爲塾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爲陌。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爲陌。輸官仍用八十。至今輸官錢有用八十陌者。唐書開元錢重二銖四參。今蜀郡亦以十參爲一銖。參乃古之叅字。恐相傳之誤耳。

前史稱嚴武爲劍南節度使。放肆不法。李白爲之作蜀道難。按孟棨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讀未畢。稱嘆數四。時乃天寶初也。此時白已作蜀道難。嚴武爲劍南。乃在至德以後

肅宗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各得於一時見聞。本末不相知。率多舛誤。皆此文之類。李白集中稱刺章仇兼瓊。與唐書所載不同。此唐書誤也。

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予按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鄖西走涉雎。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陸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予自隨州道安陸入于漢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乂矣。此古本之爲允也。

夢溪筆談卷之五

樂律一

周禮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聲之高下列爲五等以宮、商、角、徵、羽名之爲之主者曰宮次二曰商次三曰角次四曰徵次五曰羽此謂之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圜鍾爲宮則黃鍾及第五羽聲也今則謂之角雖謂之角名則易矣其實第五之聲安能變哉強謂之角而已先王爲樂之意蓋不如是也世之樂異乎郊廟之樂者如圜鍾爲宮則林鍾角聲也樂有用林鍾者則變而用黃鍾此祀天神之音云耳非謂能易羽以爲徵也黃鍾爲宮則南呂羽聲也樂有用南呂者則變而用應鍾此求人鬼之音云耳非謂能變均外間聲以爲羽也（應鍾・黃鍾宮之變徵・文、武之世不用二變聲・所以在均外・）鬼神之情當以類求之朱絃越席太羹明酒所以交於冥漠者異乎養道此所以變其律也聲之不用商先儒以謂惡殺聲也黃鍾之太蔟函鍾之南呂皆商也是殺聲未嘗不用也所以不用商者商中聲也（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故商爲中聲・）降興上下之神虛其中聲人聲也遠乎人聲所以致一于鬼神也宗廟之樂宮爲之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宮角、

徵、羽相次者、人樂之敍也。故以之求人鬼。世樂之敍宮、商、角、徵、羽。此但無商耳。其餘悉用。此人樂之敍也。何以知宮爲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以律呂次敍知之也。黃鍾最長。大呂次長。太蔟又次。應鍾最短。此有敍也。圜丘、方澤之樂、皆以角爲先。其次徵。又次宮。又次羽。始于角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水。越金。不木、火、土、水相次者、天地之敍。故以之禮天地。五行之敍。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但不用金耳。其餘悉用。此敍天地之敍也。何以知其角爲先。其次徵。又次宮。又次羽。以律呂次敍知之也。黃鍾最長。大蔟次長。圜鍾又次。姑洗又次。函鍾又次。南呂最短。此其敍也。　此四音之敍也。天之氣始于子。故先以黃鍾。天之功畢于三月。故終之以姑洗。地之功見于正月。故先之以太蔟。畢于八月。故終之以南呂。幽陰之氣、鍾於北方。人之所終歸。鬼之所藏也。故先之以黃鍾。終之以應鍾。此三樂之始終也。角者物生之始也。徵者物之成。羽者物之終。天之氣始於十一月。至於正月。萬物萌動。地功見處。則天功之成也。故地以太蔟爲角。天以太蔟爲徵。三月。萬物悉達。天功畢處。則地功之成也。故天以姑洗爲羽。地以姑洗爲徵。八月生物盡成。地之功終焉。故南呂以爲羽。圜丘樂雖以圜鍾爲宮。而曰。乃奏黃鍾。以祀天神。方澤樂雖以函鍾爲宮。而曰。乃奏太蔟。以祭地祇。蓋圜丘之樂。始于黃鍾。方澤之樂。始于太蔟也。天地之樂。止是世樂黃鍾一均耳。以此黃鍾一均。分爲天地二樂。黃鍾之均。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方澤樂而已。唯圜鍾一律。不在均內。天功畢于三月。則宮聲自合在徵之後。羽之前。正當用夾鍾也。二樂何以專用黃鍾一均。蓋黃鍾正均也。樂之全體。非十一均之類也。故漢志自黃鍾爲宮。則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徵。他律雖當其月爲宮。則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徵。不得其正。其均起十一月。終于八月。統一歲之事也。他均則各主一月而已。古樂有下徵調。沈休文宋書曰。下徵調法。黃鍾爲宮。南呂爲商。林鍾本正聲。黃鍾之徵變謂之下徵調。馬融長笛賦曰。反商下徵。每各異善。謂南呂本黃鍾之羽。變爲下徵之商。皆以黃鍾爲主而已。此天地相與之敍也。人鬼始于正北。成于東北。終于西北。萃于幽陰之地也。始于十一月而成于正月者。幽陰之魄。稍出于東方也。全處幽陰。則不與人接。稍出於東方。故人鬼可得而禮也。終則復歸于幽陰。復其常也。唯羽聲獨遠於他均者。世樂始于十一月。終於八月者。天地歲事之

一終也。鬼道無窮。非若歲事之有卒。故盡十二律。然後終事先追遠之道。厚之至也。此廟樂之始終也。人鬼盡十二律爲義。則始于黃鍾。終于應鍾。以宮、商、角、徵、羽爲敍。則始于宮聲。自當以黃鍾爲宮也。天神始于黃鍾。終于姑洗。以木、火、土、金、水爲敍。則宮聲當在太蔟徵之後。姑洗羽之前。則自當以圜鍾爲宮也。地祇始于太蔟。終於南呂。以木、火、土、水、金爲敍。則宮聲當在姑洗徵之後。南呂羽之前。中間唯函鍾當均。自當以函鍾爲宮也。（天神用圜鍾之後。姑洗之前。唯有一律。自然合用也。不曰夾鍾而曰圜鍾者。以天體言之也。不曰林鍾曰函鍾者。以地道言之也。黃鍾無異名。人道也。）此三律爲宮。次敍定理。非可以意鑿也。圜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同會于卯。卯者昏明之交。所以交上下。通幽明。合人神。故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禮也。（自辰以往常在晝。自寅以來常在夜。故卯爲昏明之交。當其中間。晝夜夾之。故謂之夾鍾。黃鍾一變爲林鍾。再變爲太蔟。三變爲南呂。四變姑洗。五變應鍾。六變蕤賓。七變大呂。八變夷則。九變夾鍾。函鍾一變爲太蔟。再變爲中呂。三變姑洗。四變應鍾。五變蕤賓。六變大呂。七變夷則。八變夾鍾也。圜鍾一變爲無射。再變爲中呂。三變爲黃鍾清宮。四變合至林鍾。林鍾無清宮。至太蔟清宮爲四變。五變合至南呂。南呂無清宮。直至大呂清宮爲五變。六變合至夷則。夷則無清宮。直至夾鍾清宮爲六變也。十二律。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四律有清宮。總謂之十六律。自姑洗至應鍾八律。皆無清宮。但處位而已。）此皆天理不可易者。古人以爲難和。蓋不深索之。聽其聲。求其義。考其序。無毫髮可移。此所謂天理也。一者人鬼。以宮、商、角、徵、羽爲序者二。者天神。三者地祇。皆以木、火、土、金、水爲序者四。者以黃鍾一均分爲天地二樂者五。者六變八變九變。皆會于夾鍾者。

呂三曰鍾。三曰呂。（夾鍾。林鍾。應鍾。大呂。中呂。南呂。）鍾與呂常相間。常相對。六呂之間復自有陰陽也。納音之法。申子、辰、巳、酉、丑爲陽紀。寅、午、戌、亥、卯、未爲陰紀。亥、卯、未曰夾鍾。林鍾、應鍾、陽中之陰也。黃鍾者。陽之所鍾也。夾鍾、林鍾、應鍾。陰之所鍾也。故皆謂之鍾。巳、酉、丑大呂、中呂、南呂。陰中之陽也。呂助也。能時出而助陽

也。故皆謂之呂。

漢志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八八爲伍者。謂一上生。與一下生相間。如此則自大呂以後。律數皆差。須自蕤賓再上生。方得本數。此八八爲伍之誤也。或曰。律無上生呂之理。但當下生而用獨倍二說皆通。然至蕤賓清宮生大呂清宮。又當再上生。如此時上時下。卽非自然之數。不免牽合矣。自子至巳爲陽律陽呂。自午至亥爲陰律陰呂。凡陽律陽呂皆下生。陰律陰呂皆上生。故巳方之律謂之中呂。言陰陽至此而中也。（中呂當讀如本字。作仲非也。）至午則謂之蕤賓。陽常爲主。陰常爲賓。蕤賓者。陽至此而爲賓也。納音之法。自黃鍾相生。至于中呂而中。謂之陽紀。自蕤賓相生。至于應鍾而終。謂之陰紀。蓋中呂爲陰陽之中。子午爲陰陽之分也。

漢志言數曰。大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殊不知此乃求律呂長短體算立成法耳。別有何義。爲史者但見其數浩博。莫測所用。乃曰。此陰陽合德。化生萬物者也。嘗有人於土中得一朽弊搗帛杵。不識。持歸以示隣里。大小聚觀。莫不怪愕。不知何物。後有一書生過見之曰。此靈物也。吾聞防風氏身長三丈。骨節專車。此防風氏脛骨也。鄉人皆喜。築廟祭之。謂之脛廟。班固此論。亦近乎脛廟也。

吾聞羯鼓錄序羯鼓之聲云。透空碎遠。極異衆樂。唐羯鼓曲。今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蟬、滴滴泉

之曲。予在鄜延時。尙聞其聲。涇原承受公事楊元孫因奏事回。有旨令召此人赴闕。元孫至邠而其人已死。羯鼓遺音遂絕。今樂部中所有。但名存而已。透空碎遠。了無餘跡。唐明帝與李龜年論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櫃。用力如此。其爲藝可知也。

唐之杖鼓木。謂之兩杖鼓。兩頭皆用杖。今之杖鼓一頭以手拊之。則唐之漢震等二鼓也。明帝、宋開府皆善此鼓。其曲多獨奏。如鼓笛曲是也。今時杖鼓。常時只是打拍。鮮有專門獨奏之妙。古曲悉皆散亡。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炎或作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施肩吾詩云。顚狂楚客歌成雪。媚賴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有炎杖聲。元稹連昌宮詞有逡巡大遍涼州徹。所謂大遍者。有序引歌頭噹噹催擲袞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數十解。每解有數疊者。裁截用之。則謂之摘遍。今人大曲皆是裁用。悉非大遍也。

鼓吹部有拱辰管。卽古之叉手管也。太宗皇帝賜今名。

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凱歌。乃古之遺音也。凱歌詞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語。予在鄜延時。曾製數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記得數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別分子將打衙頭。回看秦塞低如馬。漸見黃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過黃河。萬里羌人盡漢歌。莫堰橫山倒流水。從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馬尾胡琴隨漢車。曲聲猶自怨單于。彎弓莫射雲中雁。歸雁如今不寄書。其四。旗隊渾如錦繡堆。銀裝背鬼打回回。先教淨掃安西路。待向河源飲馬來。其五。靈武西涼不用圍。蕃家總待納王師。城中半是關西種。猶

有當時軋吃（根勿切）兒。

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舞有一老尼。猶是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脣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

五音。宮、商、角爲從聲。徵、羽爲變聲。從謂律從律。呂從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聲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踰。變聲以爲事、物。則或遇於君聲無嫌。（六律爲君聲。則商、角皆以律應。徵、羽以呂應。六呂爲君聲。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以律應。）

加變徵則從變之聲已瀆矣。隋杜國鄭譯始條具之。均展轉相生。爲八十四調。清濁混淆。紛亂無統。競爲新聲。自後又有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傍字。雙字。半字之法。從變之聲。無復條理矣。外國之聲。前世自別爲四夷樂。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爲雅樂。前世新聲爲清樂。合胡部者爲宴樂。古詩皆詠之。然後以聲依詠以成曲。謂之協律。其志安和。則以安和之聲詠之。其志怨思。則以怨思之聲詠之。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安且樂。亂世

之音怨以怒。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審音而知政也。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間。爲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樂詞四首。獨欠是詩。而花間集所載咸陽沽酒寶釵空。乃云是張泌所爲。莫知孰是也。今聲詞相從。唯里巷間歌謠及陽關搗練之類。稍類舊俗。然唐人填曲。多詠其曲名。所以哀樂與聲。尙相諧會。今人則不復知有聲矣。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怨詞。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相諧故也。

古樂有三調聲。謂清調、平調、側調也。王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是也。今樂部中有三調。樂品皆短小。其聲嘵殺。唯道調小石法曲用之。雖謂之三調樂。皆不復辨清平側聲。但比他樂特爲煩數耳。唐獨異志云。唐承隋亂。樂篴散亡。獨無徵音。李嗣眞密求得之。聞弩營中砧聲。求得喪車一鐸。入振之於東南偶果有應者。掘之。得石一段。裁爲四具。以補樂篴之闕。此妄也。聲在短長厚薄之間。故考工記。磬氏爲磬。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磨其毫末。則聲隨而變。豈有帛砧裁琢爲磬。而尙存故聲哉。兼古樂宮、商無定聲。隨律命之。迭爲宮、徵。嗣眞必嘗爲新磬。好事者遂附益爲之說。既云裁爲四具。則是不獨補徵聲也。

國史纂異云。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

十三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從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爲聲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氣豈當月律此憒然者爲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晉某年所造既淪陷在地中豈暇復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誕之甚也

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敬述所進爲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鳴球非可以戛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戛且擊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則祖考之來格也和之生於心其可見者如此後之爲樂者文備而實不足師之志主於中節奏諧聲律而已古之樂師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樂成於心然後宜於聲則必有形容以表之故樂有志聲有容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獨出於器而已

新五代史書唐昭宗幸華州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辭三章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

入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今此辭墨本猶在陝州一佛寺中。紙札甚草草。予頃年過陝。曾一見之。後人題跋多。盈巨軸矣。

世稱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樓。此乃因宋玉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爲陽阿薤露。又爲陽春白雪。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遂謂郢人善歌。殊不考其義。其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則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陽阿薤露。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止於數人。則爲不知歌甚矣。故玉以此自況。陽春白雪。皆郢人所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豈非大誤也。襄陽耆舊傳雖云楚有善歌者。歌陽菱白露。朝日魚麗。和之者不過數人。復無陽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尙在。亦不然也。此鄢也。非郢也。據左傳。楚成王使鬬宜申爲商公。沿漢浙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沿漢至于夏口。然後浙江。則郢當在江上。不在漢北。杜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鄴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卽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

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爲宮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于火。火傳

于土。土傳于金。金傳于水。所謂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傳于火。火傳于木。木傳于水。水傳于土。（納音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於乾而終于坤。納音始於金。金乾也。終於土。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漢志語也。）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鍾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同位。謂甲與乙丙與丁之類。）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隔八。謂大呂下生夷則也。下皆倣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呂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只以陽辰言之。則依遁甲逆傳仲孟季。若兼娶言之。則順傳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中呂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黃鍾之徵。金三元終。）戊子娶己丑。（大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呂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中呂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火三元終。則左行傳于東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于癸亥。（謂蕤賓娶林鍾上生太蔟之類。）自子至于巳爲陽。故自黃鍾至于中呂皆下生。自午至于亥爲陰。故自林鍾至于應鍾皆上生。予於樂論敍之甚詳。此不復紀。（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甲子乙丑爲陽律。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爲陽呂。陽呂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爲一紀也。）

今太常鍾鎛。皆於甬本爲紐。謂之旋蟲。側垂之。皇祐中。杭州西湖側發地得一古鍾。扁而短。其枚長幾半寸。大略制度如鼒氏所載。唯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謂衡者。予細考其制。亦似有義。甬所以中空者。疑鍾縻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間。以橫括挂之。橫括疑所謂旋蟲也。今考其名。竹筍之筍。文從竹從甬。則甬僅乎空。甬半以上微小者。所以礙橫括。以其橫括所在也。則有衡之義也。其橫括之形。似蟲而可旋。疑所謂旋蟲。以今之鍾鎛校之。此衡甬中空。則猶小於甬者。乃欲礙橫括。似有所因。彼衡甬俱實。

則衡小於甬似無所因。又以其括之橫於其中也。則宜有衡義。實甬直上植之。而謂之衡者何義。又橫括以其可旋而有蟲形。或可謂之旋蟲。今鍾則實共紐不動。何緣得旋名。若以側垂之。其鍾可以掉蕩旋轉。則鍾常不定。磬者安能常當其隧。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鍾今尙在錢塘予羣從家藏之。

海州士人李愼言嘗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戲毬。山陽蔡繩爲之傳。敍其事甚詳。有拋毬曲十餘闋。詞皆淸麗。今獨記兩闋。侍燕黃昏曉未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醉。笑倩傍人拾繡毬。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袖揉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不是金爐舊日香。

盧氏雜說。韓皐謂稽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毋丘儉輩皆自廣陵敗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摻淡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轂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淸散。知散爲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諫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爲義耳。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篴便易持。李善注謂篴、馬策也。裁笛以當馬篴。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爲馬策。篴、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爲篴。故潘岳笙賦云。修篴內辟。餘簫外透。裁以當篴者。餘器多裁衆篴以成音。此笛但裁一篴。五音皆具。當篴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舊說皆不同。周禮笙師掌教篪簫。或云。漢武帝時。邱仲始作笛。又云。起於羌人。後漢馬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刻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爲之注云。七孔。

長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謂之橫吹。非融之所賦者。融賦云。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周禮笙師注。杜子春云。篪乃今時所吹五空竹篪。以融、約所記論之，則古篪不應有五。以則子春之說。亦未爲然。今三禮圖畫篪亦橫設。而有五孔。又不知出何典據。

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發越。予曾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聲愈清。又常見越人陶道眞畜一張越琴。傳云古塚中敗棺杉木也。聲極勁挺。吳僧智和有一琴瑟。瑟徽碧紋。石爲軫。制度音韻皆臻妙。腹有李陽冰篆數十字。其略云。南溟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斲爲此琴。篆文甚古勁。琴材欲輕鬆脆滑。謂之四善。木堅如石。可以製琴。亦所未諭也。投荒錄云。瓊管多烏榔、呿陀。皆奇木。疑伽陀羅卽呿陀也。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者爲吳音。

夢溪筆談卷之六

樂律二

前世遺事。時有於古人文章中見之。元稹詩有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琵琶共有八十四調。蓋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調。稹詩言八十一調。人多不喻所謂。予於金陵丞相家得唐賀懷智琵琶譜一册。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鍾、太蔟、林鍾宮聲絃中彈不出。須管色定絃。其餘八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爲準。更不用管色定絃。始喻稹詩言。如今之調琴。須先用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絃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絃聲皆當如此。古人仍須以金石爲準。商頗依我聲聲是也。今人苟簡。不復以絃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準。出於臨時。懷智琵琶譜調格與今樂全不同。唐人樂學精深。尚有雅律遺法。今之燕樂。古聲多亡。而新聲大率皆無法度。樂工自不能言其義。如何得其聲和。

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蔟微下。卻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微高。外方樂尤無法。求體又高教坊一均以來。唯北狄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遺聲也。

今之燕樂二十八調。布在十一律。唯黃鍾、中呂、林鍾三律各具宮、商、角、羽四音。其餘或有一調至二三調。

獨蕤賓一律都無。內中管仙呂調。乃是蕤賓聲。亦不正當本律。其間聲音出入。亦不全應古法。略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呂宮。卻是古夾鍾宮。南呂宮。乃古林鍾宮。今林鍾商。乃古無射宮。今大呂調。乃古林鍾羽。雖國工亦莫能知其所因。

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蔟之間。下四字近太蔟。高四字近夾鍾。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鍾。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鍾。下凡字爲黃鍾清。高凡字爲大呂清。下五字爲太簇清。高五字爲夾鍾清。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亢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聲者皆能言之。此不備載也。

古法鍾磬每簴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簴又自應一律。有黃鍾之簴。有大呂之簴。其他樂皆然。且以琴言之。雖皆清實。其間有聲重者。有聲輕者。材中自有五音。故古人名琴。或謂之清徵。或謂之清角。不獨五音也。又應諸調。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虛室。以管色奏雙調。琵琶絃輒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應。寶之以爲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即應。若偏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聲也。古法一律有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調。更細分之。尚不止八十四。逸調至多。偶在二十八調中。人見其應。則以爲怪。此常理耳。此聲學至要妙處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極天地至和之聲。世之樂工。絃上音調尚不能知。何暇及此。

夢溪筆談卷之七

象數一

開元大衍歷法最爲精密。歷代用其朔法。至熙寧中考之。歷已後失五十餘刻。而前世歷官。皆不能知。奉元歷乃移其閏朔。熙寧十年。天正元用午時。新歷改用子時。閏十二月改爲閏正月。四夷朝貢者用舊歷。比來款塞。衆論謂氣至無顯驗可據。因此以搖新歷。事下有司考定。凡立冬晷景。與立春之景相若者也。今二景短長不同。則知天正之氣偏也。凡移五十餘刻。立冬立春之景方停。以此爲驗。論者乃屈。元會使人亦至。歷法遂定。

六壬。天十二辰。亥曰登明。（登避仁宗嫌名。）爲正月將。戌曰天魁。爲二月將。古人謂之合神。又謂之太陽過宮。合神者。正月建寅合在亥。二月建卯合在戌之類。太陽過宮者。正月日躔娵訾。二月日躔降婁之類。二說一也。此以顓帝歷言之也。今則分爲二說者。蓋日度隨黃道歲差。今太陽至雨水後方躔娵訾。春分後方躔降婁。若用合神。則須自立春日便用亥將。驚蟄便用戌將。今若用太陽。則不應合神。用合神。則不應太陽。以理推之。發課皆用月將加正時。如此則須當從太陽過宮。若不用太陽躔次。則當日當時日月五星支干二十八宿。皆不應天行。以此決知須用太陽也。然尚未是盡理。若盡理言之。并月建亦須移易。緣日今斗杓昏刻已不當月建。須當隨黃道歲差。今則雨水後一日方合建寅。春分後四日方合建

卯。穀雨後五日方合建辰。如此始與太陽相符。復會爲一說。然須大改歷法。事事釐正。如東方蒼龍七宿。當起于亢。終于斗。南方朱鳥七宿。起于牛。終于奎。西方白虎七宿。起于婁。終于輿鬼。北方眞武七宿。起于東井。終于角。如此歷法始正。不止六壬而已。

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釋其義曰。正月陽氣始建。呼召萬物。故曰登明。二月物生根魁。故曰天魁。三月華葉從根而生。故曰從魁。四月陽極無所傳。故曰傳送。五月草木茂盛。踰於初生。故曰勝先。六月萬物小盛。故曰小吉。七月百穀成實。自能任持。故曰太乙。八月枝條堅剛。故曰天岡。九月木可爲枝幹。故曰太衝。十月萬物登成。可以會計。故曰功曹。十一月月建在子。君復其位。故曰大吉。十二月爲酒醴以報百神。故曰神后。此說極無稽據義理。予按登明者。正月三陽始兆于地上。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星抵于戌。故曰天魁。從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于酉。故曰從魁。（斗杓一星建方・斗魁二星建方・一星抵戌・一星抵酉・）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一陰欲生。故傳陰而送陽也。小吉。夏至之氣。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爲婚姻酒食之事。勝先者。王者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此。莫勝莫先焉。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罡者。斗剛之所建也。（斗杓謂之剛・蒼龍第一星亦謂之亢・與斗剛相直・）太衝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門戶。天之衝也。功曹者。十月歲功成而會計也。大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稱也。天十二辰也。故皆以天事名之。

六壬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將。貴人爲之主。其前有五將、謂螣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方左謂寅、卯、辰、巳、午。）其後有五將。謂天后、太陰、眞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方右謂未、申、酉、亥、子。）唯貴人對相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虧。五星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亦然。莫有對者。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求對見及有所伸理于君者遇之乃吉。（十二將。前二火二木一土間之。後當二金二水一土間之。眞武合在後二。太陰合在後三。今二神差五。理似可疑也。）

事以辰名者爲多。皆本于辰巳之辰。今略舉數事。十二支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日謂之一辰。日月星謂之三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謂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皆謂之辰。今考子丑至于戌亥謂之十二辰者。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于東方蒼龍角亢之舍。起於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既謂之辰。則十二支。十二時。皆子丑戌亥。則謂之辰無疑也。一日謂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干言之。謂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支干謂之日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于辰而畢見。以其所見者名之。故皆謂之辰。（四時所見有早晚。至辰則四時畢見。故日加辰爲晨。謂日始出之時也。）星有三類。一經星。北極爲之長。二舍星。大火爲之長。三行星。辰星爲之長。故皆謂之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爲經星之長。大火天王之座。故爲舍星之長。辰星日之近輔。濫乎日不過一辰。故爲行星之長。）

洪範五行數。自一至五。先儒謂之此五行生數。各益以土數。以爲成數。以謂五行非土不成。故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十。合之爲五十有五。唯黃帝素問。土

生數五、成數亦五。蓋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無所待。故止一五而已。畫而爲圖。其理可見。爲之圖者。設木于東。設金于西。火居南。水居北。土居中央。四方自爲生數。各幷中央之土以爲成數。土自居其位。更無所幷。自然止有五數。蓋土不須更待土而成也。合五行之數爲五十。則大衍之數也。此亦有理。揲蓍之法四十九蓍。聚之則一。而四十九隱于一中。散之則四十九。而一隱于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謂之無則一在。謂之有則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靜則歸於一。動則惟覩其用。一在其間而不可取。此所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世之談數者。蓋得其麤跡。然數有甚微者。非巧歷所能知。況此但跡而已。至於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跡不預焉。此所以前知之神。未易可以跡求。況得其麤也。予之所謂甚微之跡者。世之言星者。恃歷以知之。歷亦出乎憶而已。予於奉元歷序論之甚詳。治平中。金、火合于軫。以崇眞、宣明、景福、明崇、欽天凡十一家大歷步之。悉不合。有差三十日以上者。歷豈足恃哉。縱使在其度。然又有行黃道之裏者。行黃道之外者。行黃道之上者。行黃道之下者。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犯經星者。有犯客星者。所占各不同。此又非歷之能知也。又一時之間。天行三十餘度。總謂之一宮。然時有始末。豈可三十度間陰陽皆同。至交他宮則頓然差別。世言星歷難知。唯五行時日爲可據。是亦不然。世之言五行消長者。止是知一歲之間。如冬至後日行盈度爲陽。夏至後日行縮度爲陰。二分行平度。殊不知一月之中。自有消長。望前月行盈度爲陽。望後月行縮度爲陰。兩弦行平度。至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一月之中亦然。不止月中。

一日之中亦然。素問云。疾在肝。寅卯患。申酉劇。病在心。巳午患。子亥劇。此一日之中自有四時也。安知一時之間無四時。安知一刻一分一剎那之中無四時耶。又安知十年百年一紀一會一元之間又豈無大四時耶。又如春爲木。九十日間。當亹亹消長。不可三月三十日亥時屬木。明日子時頓屬火也。似此之類。亦非世法可盡者。

歷法步歲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抵。至明年冬至所得辰刻表秒。謂之斗分。故歲文從步從戌。戌者斗魁所抵也。

正月寅。二月卯。謂之建。其說謂斗杓所建。不必用此說。但春爲寅卯辰。夏爲巳午未。理自當然。不須因斗建也。緣斗建有歲差。蓋古人未有歲差之法。顓帝歷。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古者正月斗杓建寅。今則正月建丑矣。又歲與歲合。今亦差一辰。堯典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歲差移也。

唐書云。落下閎造歷。自言後八百年當差一算。至唐一行僧出而正之。此妄說也。落下閎歷法極疎。蓋當時以爲密耳。其間闊略甚多。且舉二事言之。漢世尚未知黃道歲差。至北齊向子信方候知歲差。今以今古歷校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則閎之歷八百年。自巳差八度。兼餘分疎闊。據其法推氣朔五星。當時便不可用。不待八十年。乃曰八百年差一算。太欺誕也。天文家有渾儀測天之器。設于崇臺。以候垂象者。則古璣衡是也。渾象天之器。以水激之。或以水銀轉之。置于密室。與天行相符。張衡、陸績所爲。及開元中置於武成殿者。皆此器也。皇祐中禮部試璣衡正天文之器賦。舉人皆雜用渾象事。試官亦自

不曉。第爲高等。漢以前皆以北辰居天中。故謂之極星。自祖亘以璣衡考驗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熙寧中。子受詔典領歷官。雜考星歷。以璣衡求極星。初夜在窺管中。少時復出。以此知窺管小不能容極星遊轉。乃稍稍展窺管候之。凡歷三月。極星方遊於窺管之內。常見不隱。然後知天極不動處。遠極星猶三度有餘。每極星入窺管。別畫爲一圖。圖爲一圓規。乃畫極星于規中。具初夜中夜後夜所見各圖之。凡爲二百餘圖。極星方常循圓規之內。夜夜不差。予於熙寧歷奏議中敘之甚詳。

古今言刻漏者數十家。悉皆疎繆。歷家言晷漏者。自顓帝歷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歷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術。皆未合天度。予占天候景。以至驗于儀象。考數下漏。凡十餘年。方纔見眞數。成書四卷。謂之熙寧晷漏。皆非襲蹈前人之跡。其間二事尤微。一者。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澁。夏月水利。以爲水性如此。又疑冰澌所壅。萬方理之。終不應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速。大運已暮。而日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遲。大運未暮。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數。然後覆求晷景漏刻。莫不脗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二者。日之盈縮。其消長以漸。無一日頓殊之理。歷法皆以一日之氣短長之中者。播爲刻分累損益。氣初日衰。每日消長常同。至交一氣。則頓易刻衰。故黃道有觚而不圓。縱有強爲數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算。而多形數相詭。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眞數。方圓端斜。定形也。乘除相盪。無所附益。泯然冥會者。眞數也。其術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喻。黃道環天正圓。圓之爲體。循之則其妥至均。不均不能中規。衡絕之則有舒有數。無舒數則不能成妥。以圓法相盪而得衰。則衰無不均。以妥法相盪而得差。則差

有疎數。相因以求從。相消以求負。從負相入。會一術以御日行。以言其變。則杪刻之間消長未嘗同。以言其齊。則止用一衰。循環無端。終始如貫。不能議其隙。此圓法之微。古之言算者有所未知也。以日衰生日積。乃生日衰。終始相求。迭爲賓主。順循之以索日變。衡別之求去極之度。合散無跡泯。如運規。非深知造算之理。不能與其微也。其詳具予奏議。藏在史官及余著熙寧曏漏四卷之中。

予編校昭文書時。預詳定渾天儀。官長問予二十八宿多者三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此不均。何也。予對曰。天事本無度。推歷者無以寓其數。乃以日所行分天爲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日所行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而一期天。故以一日爲一度也）既分之。必有物記之。然後可窺而數。於是以當度之星記之。循黃道日之所行一暮當者止二十八宿而已。（度如傘橑。當度謂當正傘橑上者。故車蓋二十八弓。以象二十八宿。則予渾儀奏議所謂度不可見。可見者星也。日月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謂之舍。舍所以挈度所以生數也。）今所謂距度星者是也。非不欲均也。黃道所由當度之星止有此而已。

又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邪。如扇邪。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之耀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值而無礙。

又問。日月之行。日一合一對。而有蝕不蝕。何也。予對曰。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爲之蝕。正一度相對。則月爲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

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蝕。而既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凡日蝕。當月道自外而交入于內。則蝕起于西南。復于東北。自內而交出于外。則蝕起于西北。而復于東南。日在交東。則蝕其內。日在交西。則蝕其外。蝕既則起于正西。復于正東。凡月蝕。月道自外入內。則蝕起于東南。復于西北。自內出外。則蝕起于東北。而復于西南。月在交東。則蝕其外。月在交西。則蝕其內。蝕既則起于正東。復于西。交道每月退一度餘。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周。故西天法羅睺、計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謂之羅睺。交中謂之計都。

古之十者。皆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如魚竭尾。衡流而方羊。齊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大橫庚庚。予爲天王。夏啓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漢人尚視其體。今人雖視其體。而專以五行爲主。三代舊術。莫有傳者。

北齊向子信候天文。凡月前有星則行速。星多則尤速。月行自有遲速定數。然遇行疾歷其前必有星。如子信說。亦陰陽相感自相契耳。

醫家有五運六氣之術。大則候天地之變。寒暑風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則人之衆疾。亦隨氣運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膠於定法。故其術皆不驗。假令厥陰用事。其氣多風。民病濕泄。豈溥天之下皆多風溥天之民皆病濕泄邪。至於一邑之間。而暘雨有不同者。此氣運安在。欲無不謬。不可得也。大凡物理

有常有變。運氣所主者常也。異夫所主者皆變也。常則如本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從、逆、淫、鬱、勝、復太過、不足之變。其發皆不同。若厥陰用事多風。而草木榮茂。是之謂從。天氣明潔。燥而無風。此之謂逆。太虛埃昏。流水不冰。此之謂淫。大風折木。雲物濁擾。此之謂鬱。山澤焦枯。草木零落。此之謂勝。大暑燔燎。螟蝗爲災。此之謂復。山崩地震。埃昏時作。此謂之太過。陰森無時。重雲晝昏。此之謂不足。隨其所變。疾厲應之。皆視當時當處之候。雖數里之間。但氣候不同。而所應全異。豈可膠於一定。熙寧中。京師久旱。祈禱備至。連日重陰。人謂必雨。一日驟晴。炎日赫然。予時因事入對。上問雨期。予對曰。雨候已見。期在明日。衆以謂頻日晦濛。尙且不雨。如此暘燥。豈復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時濕土用事。連日陰者。從氣已効。但爲厥陰所勝。未能成雨。後日驟晴者。燥金入候。厥陰當折。則太陰得伸。明日運氣皆順。以是知其必雨。此亦當處所占也。若他處候別。所占亦異。其造微之妙。間不容髮。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歲運有主氣有客氣。常者爲主。外至者爲客。初之氣厥陰。以至終之氣太陽者。四時之常敍也。故謂之主氣。唯客氣本書不載其目。故說者多端。或以甲子之歲。天數始於水十一刻。乙丑之歲。始于二十六刻。丙寅歲。始于五十一刻。丁卯歲。始于七十六刻者。謂之客氣。此乃四分歷法求大寒之氣。何預歲運。又有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謂之客氣。此亦主氣也。與六節相須。不得爲客。大率臆計率皆此類。凡所謂客者。歲半以前。天政主之。歲半以後。地政主之。四時常氣爲之主。天地之政爲之客。

逆主之氣爲害暴逆客之氣爲害徐調其主客無使傷渗此治氣之法也

六氣方家以配六神所謂青龍者東方厥陰之氣其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長其蟲鱗兼是數者唯龍而青者可以體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唯北方有二曰玄武太陽水之氣也曰螣蛇少陽相火之氣也其在於人爲腎腎亦二左爲太陽水右爲少陽相火火降而息水水騰而爲雨露以滋五臟上下相交此坎離之交以爲否泰者也故腎爲壽命之藏左陽右陰左右相交此乾坤之交以生六子者也故腎爲胎育之臟中央太陰土曰勾陳中央之取象惟人爲宜勾陳者天子之環衛也居人之中莫如君何以不取象於君君之道無所不在不可以方言也環衛居人之中央而中虛者也虛者妙萬物之地也在天文星辰皆居四傍而中虛八卦分布八方而中虛不虛不足以妙萬物其在於人勾陳之配則脾也勾陳如環環之中則所謂黃庭也黃者中之色庭者宮之虛地也古人以黃庭爲脾不然也黃庭有名而無所冲氣之所在也脾不能與也脾主思慮非思之所能到也故養生家曰能守黃庭則能長生黃庭者以無所守爲守唯無所守乃可以長生或者又謂黃庭在二腎之間又曰在心之下又曰黃庭有神人守之皆不然黃庭者虛而妙者也強爲之名意可到則不得謂之虛豈可求而得之也哉

易象九爲老陽七爲少八爲少陰六爲老舊說陽以進爲老陰以退爲老九六者乾坤之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

也。凡歸除之數。有多有少。多爲陰。如爻之偶。少爲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有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爲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爲震・中爲坎・末爲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多爲之主。巽、離、兌也。故皆爲之少陰。（多在初爲巽・中爲離・末爲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物盈則變。（純少陽盈・純多陰盈・）盈爲老。故老動而少靜。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朕。雖易亦不能言之。國語謂正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雖不動。亦引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

江南人鄭夬曾爲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乾再變生臨。得二陽。坤再變生遯。得二陰。乾三變生泰。得四陽。坤三變生否。得四陰。乾四變生大壯。得八陽。坤四變生觀。得八陰。乾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坤五變生剝。得十六陰。乾六變生未濟。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夬之爲書。皆荒唐之論。獨有此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予後因見兵部員外郎秦君玠。論夬所談。駭然歎曰。夬何處得此法。玠曾遇一異人授此數。歷推往古興衰運歷。無不皆驗。常恨不能盡得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得聞也。予聞其言怪。兼復甚祕。不欲深詰之。今夬與雍、玠皆已死。終不知其何術也。

慶歷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舞鍾旭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鍾旭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運簡斃之以獻荊王王館於門下會太史言月當蝕於昏時李自云有術可禳荊王試使爲之是夜月果不蝕王大神之即日表聞詔付內侍省問狀李云本善歷術知崇天歷蝕限太弱此月所蝕當在濁中以微賤不能自通始以機巧干荊邸今又假禳禱以動朝廷耳詔送司天監考驗李與判監楚衍推步日月蝕遂加蝕限二刻李補司天學生至熙寧元年七月日辰蝕東方不效卻是蝕限太強歷官皆坐譴令監官周琮重修復減去慶歷所加二刻苟欲求熙寧日蝕而慶歷之蝕復失之議久紛紛卒無巧算遂廢明天復行崇天至熙寧五年衛朴造奉元歷始知舊蝕法止用日平度故在疾者過之在遲者不及崇明二歷加減皆不會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

四方取象蒼龍、白虎、朱雀、龜蛇唯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或謂之長離蓋云離方之長耳或云鳥卽鳳也故謂之鳳鳥少昊以鳳鳥至乃以鳥紀官則所謂丹鳥氏卽鳳也又旗旐之飾皆二物南方曰鳥隼則鳥隼蓋兩物也然古人取象不必大物也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故南方朱鳥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有兩種有丹鶉有白鶉此丹鶉也色赤黃而文銳上禿下夏出秋藏飛必附草皆火類也或有魚所化者魚鱗蟲龍類火之所自生也天文東方蒼龍七宿有角亢有尾南方朱鳥七宿有喙有嗉有翼而無尾此其取於鶉歟

司馬彪續漢書候氣之法於密室中以木爲案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縠氣至則一律

飛灰。世皆疑其所置諸律。方不踰數尺。氣至獨本律應。何也。或謂古人自有術。或謂短長至數。冥符造化。或謂支干方位。自相感召。皆非也。蓋彪說得其略耳。唯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齊。入地則有淺深。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鍾一琯達之。故黃鍾爲之應。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蔟以上皆達。黃鍾、大呂先已虛。故唯太蔟一律飛灰。如人用鍼徹其經渠。則氣隨鍼而出矣。地有疎密。則不能無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後實土案上。令堅密均一。其上以水平其槩。然後埋律。其下雖有疎密。爲木案所節。其氣自平。但在調其案上之土耳。

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考之。可以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於乾、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左三剛爻。乾之氣也。右三柔爻。坤之氣也。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子午。（乾之初爻子午故也。）中爻交于坤生坎。初爻納寅申。（震納子午。順傳。上爻交于坤生艮。初爻納辰戌。亦順傳也。）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巽納丑未。逆傳。寅申。陽道順。）中爻交于乾生離。初爻納卯酉。（坤之初爻丑未故也。）上爻交于乾生兌。初爻納巳亥。（卯酉。陰道逆。亦逆傳也。）乾、坤始于甲乙。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末乃至上爻。此易之敍。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處胎甲。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敍。而冥合造化胎育之理。此至理合自然者也。（凡草木百穀之實皆倒生。首系于蒂。其上抵于顛處反是根。人與鳥獸生胎。亦首皆在下。）

甲子
寅□
辰

乾

坤

乙未
巳□
卯□

丙辰
午戌
申寅□

生艮

生兌

丁巳
卯酉
丑未□

戊寅
辰申
午子□

生坎

生離

己卯
丑未
亥巳

庚子
寅午
辰申
戌辰

生震

生巽

辛丑
亥未
酉巳
卯

壬午
申子
戌

乾

坤

癸丑
亥
酉

夢溪筆談卷之八

象數二

史記律書所論二十八舍十二律。多皆臆配。殊無義理。至於言數。亦多差舛。如所謂律數者。八十一爲宮。五十四爲徵。七十二爲商。四十八爲羽。六十四爲角。此止是黃鍾一均耳。十二律各有五音。豈得定以此爲律數。如五十四在黃鍾則爲徵。在夾鍾則爲角。在中呂則爲商。兼律有多寡之數。有實積之數。有短長之數。有周徑之數。有清濁之數。其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四十八、六十四、止是實積數耳。又云。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太蔟長七寸七分二。夾鍾長六寸二分三分一。姑洗長六寸七分四。中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蕤賓長五寸六分二分一。林鍾長五寸七分四。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南呂長四寸七分八。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此尤誤也。此亦實積耳。非律之長也。蓋其間字又有誤者。疑後人傳寫之失也。餘分下分數目。凡七字皆當作十字。誤屈其中畫耳。黃鍾當作八寸十分一。太蔟當作七寸十分二。姑洗當作六寸十分四。林鍾當作五寸十分四。南呂當作四寸十分八。凡言七分者。皆是十分。

今之卜筮。皆用古書。工拙繫乎用之者。唯其寂然不動。乃能通天下之故。人未能至乎無心也。則憑物之無心者而言之。如灼龜擊瓦。皆取其無心。則不隨理而震。此近乎無心也。

呂才爲卜宅祿命卜葬之說。皆以術爲無驗。術之不可恃信然。而不知彼皆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

一術二人用之。則所占各異。人之心本神。以其不能無累。而寓之以無心之物。而以吾之所以神者言之。此術之微。難可以俗人論也。才又論人姓。或因官。或因邑族。豈可配以宮商。此亦是也。如今姓敬者。或更姓文。或更姓苟。以文考之。皆非也。敬本從苟（音亟）從支。今乃謂之苟與文。五音安在哉。此爲無義。不待遠求而知也。然既謂之寓。則苟以爲字。皆寓也。凡視聽思慮所及。無不可寓者。若以此爲妄。則凡禍福吉凶。死生變化。孰爲非妄者。能齊乎此。然後可與論先知之神矣。

歷法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由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歷家不知其意。遂以謂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二十八宿。爲其有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以爲宿。前世測候多或改變。如唐書測得畢有十七度半。觜只有半度之類。皆謬說也。星既不當度。自不當用爲宿次。自是渾儀度距疎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爲法。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卽須以當度星爲宿。唯虛宿未有奇數。自是日之餘分。歷家取以爲斗分者此也。餘宿則不然。

予嘗考古今歷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際最多差。自內而進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進者。其退必由內。其跡如循柳葉。兩末銳中間往還之道相去甚遠。故兩末星行成度稍遲。以其斜行故也。中間行度稍速。以其徑絕故也。歷家但知行道有遲速。不知道徑又有斜直之異。熙寧中。予領太史。令衛朴造歷。氣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驗。前世修歷。多只增損舊歷而已。未曾實考天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陰及晝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以算日綴之。古所謂綴術者此也。是時司天歷官。皆承世族。隸名食祿。本無知歷者。惡朴之術過已。羣沮之。屢起大獄。雖終不能搖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歷五星步術。但增損舊歷。正其甚謬處。十得五六而已。朴之歷術。今古未有。爲羣歷人所沮。不能盡其藝。惜哉。

國朝置天文院於禁中。設漏刻、觀天臺、銅渾儀。皆如司天監。與司天監互相檢察。每夜天文院具有無謫見雲物祺祥。及當夜星次。須令於皇城門未發前到禁中。門發後。司天占狀方到。以兩司奏狀對勘。以防虛僞。近歲皆是陰相計會。符同寫奏。習以爲常。其來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爲怪。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據小歷所算躔度謄奏。不曾占候。有司但備員安祿而已。熙寧中。予領太史。嘗按發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幾。其弊復如故。

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歷官韓顯符所造。依倣劉曜時孔挺、晁崇、斛蘭之法。失於簡略。天文院渾儀。皇祐中。多官正舒易簡所造。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爲詳備。而失於難用。熙寧中。予更造渾儀。并創

爲玉壺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別設官領之。天文院舊銅儀。送朝服法物庫收藏。以備講求。

夢溪筆談卷之九

人事一

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忠愍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寇騎充斥。至于城下。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覘準所爲。而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武昌張諤好學能議論。常自約仕至縣令。則致仕而歸。後登進士第。除中允。諤於所居營一舍。榜爲中允亭。以誌素約也。後諤稍稍進用。數年間。爲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寺。皆要官。權任漸重。無何。坐事奪數官。歸武昌。未幾捐館。遂終於太子中允。豈非前定。

許懷德爲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爲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襴拜于庭下。懷德據座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沒堦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夏文莊性豪侈。稟賦異於人。纔睡卽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既覺。須令人温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爲之。常服仙茅鍾乳硫黃。莫知紀極。晨朝每食鍾乳粥。有小吏竊食之。遂發疽。幾不可救。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選。意甚不平。謝主司啓詞。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

五之句。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儘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爲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發考卷。則獬乃第一人及第。又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怪險之語。學者翕然効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弃黜。時體爲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復數年。公爲御試考官。而幾在庭。公曰。除惡務力。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之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爲第一人。及唱名。乃劉煇。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謂積近於學。改爲蘊。人莫不以公爲知言。

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物多也。張鄧公爲殿中丞。一見王東城。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唯楊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羣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他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又文潞公爲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嘗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問潞公。太博曾在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瀕堲磨之。揖潞公

就觀。此墨何如。乃是欲從後相其背。既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卽日擢爲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慶歷八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凡帶平章事三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康寧。近世未有其比。

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刺事于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材。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喻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爲之戢兵而入。一城獲全。至今連氏爲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接踵。皆連氏之後也。又李景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國下。曹翰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怒一饗人鱠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累年矣。暴骨滿地。奈何以一食殺士卒耶。則乃捨之。此卒夜縋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嶮素不設備。卒乃引王師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一門無遺類。二人者。其爲德一也。何其報効之不同耶。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爲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

爲饕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

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乍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隣有一豪家。日聞歌鍾之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爲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著帽往見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著頭巾。繫勒帛。都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張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肴饌名。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羣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粧服人品皆豔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槃。酒五行。羣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狀。憒然愚駭。殆不分菽麥。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問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隣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

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蕭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與兄攜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一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書册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柈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傍遊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致夜半未臥疲甚與官屬閑話軫遂及此不覺肅然頓忘煩勞

唐白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遊謂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爲多繼而爲九老之會者再矣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又爲耆年會人爲一詩命畫工鄭奐圖于妙覺佛寺凡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議大

夫致仕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年七十五。祕書監劉幾年七十五。衞州防禦使馮行己年七十五。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王愼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太中大夫張問年七十。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張燾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眞宗面賜藥酒一注餅。令空腹飲之。可以和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煮。極能調五臟。卻腹中諸疾。每冒寒夙興。則飲一杯。因各出數榼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倣爲之。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本出廣濟方。謂之白朮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殊効。予於良方敍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錄中方。蘇合香丸注云。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卽謂此也。

李士衡爲館職。使高麗。一武人爲副。高麗禮幣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疎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縑帛藉船底。然後實己物以避漏濕。至海中。遇大風。船欲傾覆。舟人大恐。請盡弃所載。不爾船重必難免。副使倉惶悉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暇揀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既而點檢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船底。一無所失。

劉美少時善鍛金。後貴顯。賜與中有上方金銀器。皆刻工名。其間多有美所造者。又楊景宗微時。常荷畚爲丁晉公築第。後晉公籍沒其家。以第賜景宗。二人者。方其微賤時。一造上方器。一爲宰相築第。安敢

自期身爨其用哉。

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三千人。謂之羣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班列紛錯。有司不能繩勒。見之日。先設禁圍于著位之前。舉人皆拜于禁圍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然尙不減數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別爲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唯從前一兩行。稍應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爲閤門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三色。謂舉人、蕃人、駱駝。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贊均兩浙雜稅。方贊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額。方贊以爲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旣已爲王民。豈當復循僞國之法。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贊始。唯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永式。方贊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有五子。安、準、覃、鞏、罕。準之子珪爲宰相。其他亦多顯。豈惠民之報歟。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王荊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蔘。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蔘。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曰。此垢汙。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頮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王子野生平不茹葷腥。居之甚安。

趙閱道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唯攜一琴一鶴。坐則看鶴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頹然鼓琴不問。

淮南孔旻隱居篤行。終身不仕。美節甚高。嘗有竊其園中竹。旻愍其涉水冰寒。爲架一小橋渡之。推此則其愛人可知。然予聞之。莊子妻死鼓盆而歌。妻死而不輟鼓可也。爲其死而鼓之。則不若不鼓之愈也。

猶邴原耕而得金。擲之牆外。不若管寧不視之愈也。

狄青爲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比梁公。厚有所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

郭進有材略。累有戰功。嘗刺邢州。今城乃進所築。其厚六丈。至今堅完。鎧仗精巧。以至封貯亦有法度。進於城北治第既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乃設諸工之席于東廡。羣子之席于西廡。人或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進死未幾。果爲他人所有。今資政殿學士陳彥升宅。乃進舊第東南一隅也。

有一武人忘其名。志樂閑放。而家甚貧。忽吟一詩曰。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去。至今致仕。尚康寧。

眞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

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自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卻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向文簡拜僕射年月。未嘗著於國史。熙寧中。因見中書題名記。天禧元年八月。敏中加右僕射。然樞密院題名記。天禧元年二月。王欽若加右僕射。）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尙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晏賞。彌日繼夕。唯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旣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則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寶元中。忠穆王吏部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

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醼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醼至定。治事畢。瑋謂醼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醼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卽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醼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幸以見教。曹曰。瑋實知之。今當爲公言。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互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形容。既至。觀之。眞英物也。此子必須爲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醼是時殊未以爲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皆如其言也。（四人夏守贇・醼・陳執中・張觀・康定元年二月・守贇加節度・罷爲南院・醼・執中・觀各守本官罷・）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迎之於石闕堰。與潛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以糞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髓飲。其狂縱大率如此。解後爲一菴。常臥其間。名之曰捫虱菴。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愛其才。嘗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聞之。因不飲。遂成疾而卒。

工部胡侍郎則爲邑日。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樽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己。遂辭去。胡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唯此飲器。願以贐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後晉公驟達。極力攜挽。卒至顯位。慶歷中。諫官李兢坐言事謫湖南物務。內殿承制范亢爲黃蔡間都監。以言事官坐謫。後多至顯官。乃悉傾家物。與兢辦行。兢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輩有言。人不可有意。有意即差。事固不可前料也。

朱壽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壽昌流落貧家。十餘歲方得歸。遂失母所在。壽昌哀慕不已。及長。乃解官訪母。遍走四方。備歷艱難。見者莫不憐之。聞佛書有水懺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當獲所願。壽昌乃晝夜誦持。仍刺血書懺。摹板印施於人。唯願見母。歷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其母。相持慟絕。感動行路。乃迎以歸。事母至孝。復出從仕。今爲司農少卿。士人爲之傳者數人。丞相荊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詩數百篇。

朝士劉廷式本田家。隣舍翁甚貧。有一女。約與廷式爲婚。後契闊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閭訪隣翁。而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辭以疾。仍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堅不可。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與成婚。閨門極雍睦。其妻相攜而後能行。凡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有美行。遂爲之闊略。其後廷式管幹江州太平宮。而妻死。哭之極哀。蘇子瞻愛其義。爲文以美之。

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於簾前。凡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襴自擁車以入。欲以此駭衆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唯袖一書簾前獻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爲之語曰。柳開千軸。不如張景一書。

夢溪筆談卷之十

人事二

將堂侍郎爲淮南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書卽還有一縣令使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左右諭之皆不聽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怪曰阜隸如此野狠其令可知將曰不然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命令如此乃爲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得將書曰縣令果健者遂爲之延譽後卒爲名臣或云乃天章閣待制杜杞也

國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州強於政事果於去惡凶人惡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醫博士多過惡常懼爲餘慶所發因其困進利藥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勢已危餘慶察其姦使人扶舁坐廳事召醫博士杖殺之然後歸臥未及席而死葬於橫山人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有病瘧者取墓土著床席間輒差其敬憚之如此

盛文肅爲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夏有章自建州司戶參軍授鄭州推官過揚州文肅驟稱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有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荷其意別日爲一詩謝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詩以入公得詩不發封卽還之使人謝有章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不復得見有章殊不意往見通判刁繹具言所以繹亦不喻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詩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無

未曾發封又曰無乃筆札不嚴曰有：自書極嚴謹曰如此必是將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見文肅而問之夏有章今口獻詩何如公曰不曾讀已還之繹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讀其詩何也公曰始見其氣韻清修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官志已滿矣切記之他日可驗賈文元時爲參政與有章有舊乃薦爲館職有詔候到任一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勘御史發其舊事遂寢奪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於京師文肅閱人物多如此不復挾他術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汎小艇遊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嘗以鶴飛爲驗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學唯不能棊嘗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唯不能擔糞與著棊

慶歷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謂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問此人名次公者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爲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官長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必慕黃霸之爲人上領之異日復進讞上顧知院官問曰前時姓龐詳議官何故不來知院對任滿已出外官上遽指揮中書與在京差遣除三司檢法官俄擢三司判官慶歷中遂入相

夢溪筆談卷之十一

官政一

世稱陳恕爲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爲三司使時。考其籍。蓋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後。河北糴便之法蕩盡。此後茶利十喪其九。恕在任值北戎講解。商人頓復。歲課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尙未盈舊額。至今稱道。蓋不虞之譽也。

世傳算茶有三說法最便。三說者。皆謂見錢爲一說。犀牙香藥爲一說。茶爲一說。深不然也。此乃三分法。其謂緣邊入納糧草。其價折爲三分。一分支見錢。一分折犀象雜貨。一分折茶爾。後又有幷折鹽爲四分法。更改不一。皆非三說也。予在三司。求得三說舊案。三說者。乃是三事。博糴爲一說。便糴爲一說。直便爲一說。其謂之博糴者。極邊糧草。歲入必欲足常額。每歲自三司拋數下庫務。先封椿見錢、緊便錢緊茶鈔。（緊便錢謂水路商旅所便處。緊茶鈔謂上三山場摧務。）然後召人入中。便糴者。次邊糧草。商人先入中糧草。乃詣京師算請慢便錢、慢茶鈔及雜貨。（慢便錢謂道路貨易非便處。慢茶鈔謂下三山場摧務。）直便者。商人取便於緣邊入納見錢。於京師請領。三說先博糴數足。然後聽便糴及直便。以此商人競趨爭先赴極邊博糴。故邊粟常充足。不爲諸郡分裂糧草之價。不能翔踊。諸路稅課。亦皆盈衍。此良法也。予在三司。方欲講求。會左遷。不果建議。

延州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至今謂之赫連城。緊密如石。斲之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馬面極長且密。

予使人步之。馬面皆長四丈。相去六七丈。以爲馬面密則城不須太厚。人力亦難攻也。予曾親見攻城若馬面長。則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則矢石相及。敵人至城下。則四面矢石臨之。須使敵人不能到城下。乃爲良法。今邊城雖厚。而馬面極短且疎。若敵人可到城下。則城雖厚。終爲危道。其間更多刓其角。謂之團敵。此尤無益。全藉倚樓角以發矢石。以覆護城脚。但使敵人見備處多。則自不可存立。赫連之城深可法也。

劉安掌南計。數百里外物價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予在三司時。嘗行之于東南。每歲發運司和糴米于郡縣。未知價之高下。須先具價申稟。然後視其貴賤。貴則寡取。賤則取盈。盡得郡縣之價。方能契數行下。比至則粟價已增。所以常得貴售。晏法則令多粟通途郡縣。以數十歲糴價。與所糴粟數高下。各爲五等。具籍于主者。（今屬發運司）粟價纔定。更不申稟。即時糜收。但第一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則糴第一數。第二價則糴第四數。第四價則糴第二數。乃即馳遞報發運司。如此粟賤之地。自糴盡極數。其餘節級各得其宜。已無極售。發運司仍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若過於多。則損貴與遠者。尚少。則增賤與近者。自此粟價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儉。即日知價。信皆有術。

僞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但取舊書以墨漫一字。復注舊字於其側。以爲日課。自置編校局。只得以朱圍之。仍於卷末書校官姓名。

五代方鎮割據。多於舊賦之外。重取於民。國初悉皆蠲止。稅額一定。其間有或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福、

歙州稅額太重。福州則令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疋。歙州輸官之絹止重數兩。太原府輸賦全除。乃以減價糴補之。後人往往疑福、歙折絹太貴。太原折米太賤。蓋不見當時均賦之意也。

夏秋沿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名件煩碎。慶歷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帳鈔。程文簡爲三司使。獨以謂仍舊爲便。若沒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敷鹽麴。則致重複。此亦善慮事也。

近歲邢、壽兩郡各斷一獄。用法皆誤。爲刑曹所駁。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卽是義絕。況其謀殺。不當復坐其妻。邢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卽時死。一子明日死。其家財產戶絕。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駁曰。其家父母死時。其子尙生。財產乃子物。出嫁親女。乃出嫁姊妹。不合有分。此二事略同。一失於生者。一失於死者。

深州舊治靖安。其地鹹滷不可藝植。井泉悉是惡滷。景德中。議遷州。時傅潛家在李晏乃奏請遷州于李晏。今深州是也。士之不毛。無以異於舊州。鹽鹹殆與土半。城郭朝補暮壞。至於薪芻。亦資於他邑。唯胡盧水麓給居民。然原自外來。亦非邊城之利。舊州之北。有安平、饒陽兩邑田野饒沃。人物繁庶。正當徐村之口。與祁州永寧犬牙相望。不移州于此。而恤其私利。頃城李晏者。潛之罪也。

律云。免官者。三載之後。降先品二等敍。免所居官及官當者。期年之後。降先品一等敍。降先品者。謂免官二官皆免。則從未降之品降二等敍之。免所居官及官當止一官。故降未絳之品一等敍之。今敍官乃從見存之官更降一等者。誤曉律意也。

律累降雖多。各不得過四等。此止法者不徒爲之。蓋有所礙。不得不止。據律更犯有歷任官者仍累降之。所降雖多。各不得過四等。注各謂二官各降。不在通計之限。二官謂職事官、散官、衞官爲一官。勳官爲一官。二官各四等。不得通計。乃是共降八等而止。予考其義。蓋除名敍法。正四品於正七品下敍。從四品於正八品上敍。卽是降先品九等免官。官當若降五等。則反重於除名。此不得不止也。此律今雖不用。然用法者須知立法之意。則於新格無所牴梧。予檢正刑房公事日。曾遍詢老法官。無一人曉此意者。

邊城守具中有戰棚。以長木抗於女牆之上。大體類敵樓。可以離合設之。頃刻可就。以備倉卒城樓摧壞。或無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梁侯景攻臺城。爲高樓以臨城。城上亦爲樓以拒之。使壯士交槊鬬于樓上。亦近此類。預備敵人。非倉卒可致。近歲邊臣有議以謂既有敵樓。則戰棚悉可廢省。恐講之未熟也。

鞫眞卿守潤州。民有鬬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不憤輸錢于敵人。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曹州人趙諫嘗爲小官。以罪廢。唯以錄人陰事。控制閭里。無敢迕其意者。人畏之甚於寇盜。官司亦爲羈紲。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員外郎謝濤知曹州。盡得其凶跡。逮繫有司。具前後巨蠹狀奏列。章下御史府按治。姦贓狼籍。遂論棄市。曹人皆相賀。因此有告不干己事法著于勅律。

驛傳舊有三等。曰步遞、馬遞、急腳遞、急腳遞最遽。日行四百里。唯軍興則用之。熙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腳遞。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餘里。有軍前機速處分。則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院莫得與也。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范文正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希文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敕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敍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爲令。既已恤饑。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凡師行。因糧於敵。最爲急務。運糧不但多費。而勢難行遠。予嘗計之。人負米六斗。卒自攜五日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盡。若計復回。只可進九日。二人餉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則一夫所負已盡。給二人食日四升并糧。若計復回。止可進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後五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糧。三人餉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減一夫。給四日糧。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減一夫。給九日糧。後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糧。計復回止可進十六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後十一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糧。三人餉一卒。極矣。若興師十萬。輜重三之一。止得駐戰之卒七

萬人。已用三十萬人運糧。此外難復加矣。放回運夫須有援卒・緣運行死亡疾病・人數稍減・且以所減之食・準援卒所費・運糧之法。人負六斗。此以總數率之也。其間隊長不負。樵汲減半。所餘皆均在衆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負之米。又以均之。則人所負。常不啻六斗矣。故軍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餉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運之。則馳負三石。馬騾一石五斗。驢一石。比之人運。雖負多而費寡。然芻牧不時。畜多瘦死。一畜死。則幷所負棄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

忠、萬間夷人祥符中嘗寇掠邊臣苟務懷來。使人招其酋長。祿之以券粟。自後有傚而爲之者。不得已。又以券招之。其間紛爭者。至有自陳。若某人纔殺掠若干人。遂得一券。我凡殺兵民數倍之多。豈得亦以一券見給。互相計校。爲寇甚者則受多券。熙寧中會之。前後凡給四百餘券。子孫相承。世世不絕。因其爲盜。悉誅鋤之。罷其舊券。一切不與。自是夷人畏威。不復犯塞。

慶歷中。河決北都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錫親往董作。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功全在此。是時屢塞不合。時合龍門埽長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獻議以謂埽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斷而繩纜多絕。今當以六十步爲三節。每節埽長二十步。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其至底。冗壓第二第三。舊工爭之。以爲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斷漏。徒用三節所費當倍。而決不塞。超謂之曰。第一埽水信未斷。然勢必殺半。壓第二埽止用半力。水縱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節乃平地施工。足以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卽上兩節自爲濁泥所淤。不煩人功。申錫主前議。不聽超

說。是時賈魏公帥北門。獨以超之言爲然。陰遣數千人於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決愈甚。

申錫坐謫。卒用超計。商胡方定。

鹽之品至多。前史所載。夷狄間自有十餘種。中國所出。亦不減數十種。今公私通行者四種。一者末鹽。海鹽也。河北、京東、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荆湖南北、福建、廣南東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顆鹽。解州鹽澤及晉、絳、潞澤所出。京畿、南京、京西、陝西、河東、褒劍等處食之。又次井鹽。鑿井取之。益、梓、利、夔四路食之。又次崖鹽。生於土崖之間。階、成、鳳等州食之。唯陝西路顆鹽有定課。歲爲錢二百三十萬緡。自餘盈虛不常。大約歲入二千餘萬緡。唯末鹽歲自抄三百萬供河北邊糴。其他皆給本處經費而已。緣邊糴買仰給於度支者。河北則海末鹽。河東、陝西則顆鹽及蜀茶爲多。運鹽之法。凡行百里。陸運斤四錢。舩運斤一錢。以此爲率。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值縣嘗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糟醋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有一老父求見曰。邑之老書史也。知驗傷不見其跡。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屍。其跡必見。處厚如其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此法。

錢塘江。錢氏時爲石堤。堤外又植大木十餘行。謂之滉柱。寶元、康定間。人有獻議取滉柱可得良材數十萬。杭帥以爲然。既而舊木出水。皆朽敗不可用。而滉柱一空。石堤爲洪濤所激。歲歲摧決。蓋昔人埋柱以折其怒勢，不與水爭力。故江濤不能爲患。杜偉長爲轉運使。人有獻說自浙江稅場以東。移退數里

爲月堤。以避怒水。衆水工皆以爲便。獨一老水工以爲不然。密諭其黨曰。移堤則歲無水患。若曹何所衣食。衆人樂其利。乃從而和之。偉長不悟其計。費以鉅萬。而江堤之害。仍歲有之。近歲乃講月堤之利。濤害稍稀。然猶不若湜柱之利。然所費至多。不復可爲。

陝西糴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爲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之勞。異日輦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冒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此悉免。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陝西轉運司自遣官主之。京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斂而不發。以長鹽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常而鈔法有定數。行之數十年。至今以爲利也。

河北鹽法。太祖皇帝嘗降墨勅。聽民間賈販。唯收稅錢。不許官榷。其後有司屢請閉固。仁宗皇帝又有批詔云。朕終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貴鹽。獻議者悉罷遣之。河北父老。皆掌中掬灰藉火焚香。望闕歡呼稱謝。熙寧中。復有獻謀者。予時在三司。求訪爾朝墨勅不獲。然人人能誦其言。議亦竟寢。

夢溪筆談卷之十二

官政二

淮南漕渠。築埭以畜水。不知始於何時。舊傳召伯埭、謝公所爲。按李翺來南錄。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埭。天聖中。監眞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鑑始議爲複閘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爲發運使副。表行之。始爲眞州閘。歲省穴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閘成。始爲四百石船。其後所載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二石。自後北神召伯、龍舟、茱萸諸埭。相次廢革。至今爲利。予元豐中過眞州。江亭後糞壤中見一臥石。乃胡武平爲水閘記。略敍其事。而不甚詳具。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否。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爲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慶歷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眞宗皇帝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旱放稅。卽有飛語聞上。欲有所中傷。太宗不悅。御史探上意。皆露章言開封府放稅過多。有旨下京東西兩路諸州選官覆按。內亳州當按太康、咸平兩縣。是時曾會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下。曾愛其識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繫事體不輕。不宜小有高下。冀公至兩邑。按行甚詳。其餘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稅物。而冀公獨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眞宗卽位。首擢冀公爲右正言。仍謂輔臣曰。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爲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自後進用超越。卒至入相。

國朝初平江南。歲鑄錢七萬貫。自後稍增廣。至天聖中。歲鑄一百餘萬貫。慶歷間。至三百萬貫。熙寧六年以後。歲鑄銅鐵錢六百餘萬貫。

天下吏人素無常祿。唯以受賕爲生。往往致富者。熙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託之弊。是歲。京師諸司歲支吏祿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二百五十四。歲歲增廣。至熙寧八年。歲支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三十三貫一百七十八。自後增損不常。皆不過此數。京師舊有祿者及天下吏祿。皆不預此數。

國朝茶利。除官本及雜費外。淨入錢。禁榷時。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九萬四千九十三貫八百八十五。內六十四萬九千六十九貫茶淨利。（賣茶。嘉祐二年。收十六萬四百三十一貫五百二十七。除元本及雜費外。得淨利十萬六千九百五十七貫六百八十五。客茶交引錢。嘉祐三年。除元本及雜費外。得淨利五十四萬二千一百一十一貫五百二十四。）四十四萬五千二十四貫六百七十茶稅錢。（最中嘉祐元年所收數。除川茶錢在外。）通商後來。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一十七萬五千一百四貫九百一十九錢。內三十六萬九千七十二貫四百七十

一錢茶租。嘉祐四年・通商・立定茶交引錢・六十八萬四千三百一十一貫三百八十・後累經減放・至治平二年・最中分收上數・八十萬六千三十二貫六百四十八錢

茶稅。最中・治平三年・除川茶稅錢外會此數・

本朝茶法。乾德二年。始詔在京、建州、漢、蘄口各置榷貨務。五年。始禁私賣茶。從不應爲情理重。太平興國二年。刪定禁法條貫。始立等科罪。淳化二年。令商賈就園戶買茶。公於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淳化四年。初行交引。罷貼射法。西北入粟給交引。自通利軍始。是歲罷諸處榷貨務。尋復依舊。至咸平元年。茶利錢以一百三十九萬二千一百一十九貫三百一十九爲額。至嘉祐三年。凡六十一年。用此額。官本雜費皆在內。中間時有增虧。歲入不常。咸平五年。三司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茶價。四分給香藥。三分犀象。三分茶引。六年。又改支六分香藥犀象。四分茶引。景德二年。許人入中錢帛金銀。謂之三說。至祥符九年。茶引益輕。用知秦州曹瑋議。就永興、鳳翔以官錢收買客引。以抹引價。前此累增加饒錢。至天禧二年。鎭戎軍納大麥一斗。本價通加饒共支錢一貫二百五十四。乾興元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東南見錢二分半。香藥四分半。天聖元年。復行貼射法。行之三年。茶利盡歸大商。官場但得黃晚惡茶。乃詔孫奭重議罷貼射法。明年。推治元議省吏。計覆官旬獻官皆決配沙門島。元詳定樞密副使張鄧公、參知政事呂許公、魯肅簡各罰俸一月。御史中丞劉筠、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周文質、西上閤門使薛昭廓、三部副使各罰銅二十斤。前三司使李諮落樞密直學士。依舊知洪州。皇祐三年。算茶依舊只用見錢。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降勅罷茶禁。

國朝六榷貨務。十三山場。都賣茶歲一千五十三萬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祖額錢二百二十五萬四千四十七貫一十。其六榷貨務。取最中。嘉祐六年。拋占茶五百七十三萬六千七百八十六斤半。祖額錢一百九十六萬四千六百四十七貫二百七十八。荆南府祖額錢三十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八貫三百七十五。受納潭、鼎、澧、岳、歸、峽州、荆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萬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漢陽軍祖額錢二十一萬八千三百二十一貫五十一。受納鄂州片茶二十三萬八千三百斤半。蘄州蘄口祖額錢三十五萬九千八百三十九貫八百一十四。受納潭、建州、興國軍片茶五十萬斤。無爲軍祖額錢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二十貫四百三十。受納潭、鼎、袁、池、饒、建、歙、江、洪州、南康、興國軍片散茶共八十四萬二千三百三十三斤。眞州祖額錢五十一萬四千二十二貫九百三十二。受納潭、袁、池、饒、歙、建、撫、鼎、宣、江、吉、洪州、興國、臨江、南康軍片散茶共二百八十五萬六千二百六斤。海州祖額錢三十萬八千七百三貫六百七十六。受納睦、湖、杭、越、衢、温、婺、台、常、明、饒、歙州片散茶共四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十斤。十三山場祖額錢共二十八萬九千三百九十九貫七百三十二。共買茶四百七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場買茶三十萬七千二百十六斤。賣錢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六貫。子安場買茶二十二萬八千二十斤。賣錢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九貫三百四十八。商城場買茶四十萬五百五十三斤。賣錢二萬七千七十九貫四百四十六。壽州麻步場買茶三十三萬一千八百三十三斤。賣錢二萬四千八百一十一貫三百五十。霍山場買茶五十三萬二千三百九斤。賣錢三萬五千五百九十五貫四百八十九。開順場

買茶二十六萬九千七十七斤。賣錢一萬七千一百三十貫。廬州王同場買茶二十九萬七千三百二十八斤。賣錢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七貫六百四十二。黃州麻城場買茶二十八萬四千二百七十四斤。賣錢一萬二千五百四十貫。舒州羅源場買茶一十八萬五千八十二斤。賣錢一萬四百六十九貫七百八十五。太湖場買茶八十二萬九千三十二斤。賣錢三萬六千九十六貫六百八十。蘄州洗馬場買茶四十萬斤。賣錢二萬六千三百六十貫。王祺場買茶一十八萬二千二百二十七斤。賣錢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貫九百九十二。石橋場買茶五十五萬斤。賣錢三萬六千八十貫。

發運司歲供京師米。以六百萬石爲額。淮南一百三十萬石。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荆湖北路三十五萬石。兩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餘羨歲入六百二十萬石。

熙寧中。廢併天下州縣。迄八年。凡廢州軍監三十一。儀、滑、慈、鄭、集、萬、乾、儋、南儀、復、蒙、春、陵、憲、遼、竇、壁、梅、漢陽、通利、寧化、光化、清平、永康、荆門、廣濟、高郵、江陰、富順、漣水、宣化。廢縣一百二十七。昌州、趙城、杭州南新、普州普康、磁州昭德、華州渭南、德州德平、陵州貴平、藉縣忠州、桂溪、兗州鄒縣、廣州信安、四會、陝州胡城、陝石、河中河西、永樂、巴州玉盤、其章、坊州昇平、春州銅陵、北京大名、洹水、經城、永濟、莫州鄭、長豐、梧州戎城、邛州臨溪、梓州永泰、河陽汜水、滄州饒安、臨津、融州武陽、羅城、象州武化、歸州興山、汝州龍興、懷州修武、武陟、道州營道、慶州樂蟠、華池、瀛州東城、景城、順安高陽、澶州頓邱、洺州曲周、臨洛、丹州雲巖、汾川、潞州黎城、瓊州舍城、火山火山、橫州永定、

宜州古陽・禮丹・金城・述昆・汾州孝義・延州金明・豐林・延水・太原平晉・隨州光化・邢州堯山・任縣・平鄉・秦州長道・達州三山・石鼓・蜀・揚州廣陵・趙州柏平・柏鄉・贊皇・雅州百丈・榮經・祁州保澤・同州夏陽・嘉州平羌・河南洛陽・福昌・顯陽・緱氏・伊闕・濱州相安・慈州文城・吉鄉・成都犀浦・戎州宜賓・綿州高昌・榮州公井・寧化・寧化・乾寧・乾寧・眞定靈壽・井陘・荊南建寧・支江・辰州麻陽・招化・陳州南頓・桂州修仁・永寧・安州雲夢・忻州定襄・劍門關劍門・漢陽漢川・恩州清陽・熙州狄道・河州枹罕・衛州新鄉・衛・渝州南川・虢州玉城・果州流溪・利州平蜀・許州許田・岢嵐嵐石・蓬州蓬山・良山・冀州新垣・涪州溫山・閬州晉安・岐平・復州王涉・潤州延陵・

夢溪筆談卷之十三

權智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栢木爲榦。上出井口。自木榦垂綆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榦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以一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爲小竅。醮水一如雨點。設於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榦爲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復舊。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置人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頦叫子。嘗有病瘖者。爲人所苦。煩寃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頦子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寃獲申。此亦可記也。

莊子曰。畜虎者不與全物生物。此爲誠言。嘗有人善調山鷓使之鬬。莫可與敵。人有得其術者。每食則以山鷓皮裹肉哺之。久之。望見其鷓。則欲搏而食之。此以所養移其性也。

寶元中。党項犯寒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陳。遇寇多北。狄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趍。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

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也。

狄青爲樞密副使。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昆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勤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昆崙矣。

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擊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迎使人謂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予友人有任術者。嘗爲延州臨真尉。攜家出宜秋門。是時茶禁甚嚴。家人懷越茶數斤。稠人中馬驚。茶忽墜地。其人陽驚。回身以鞭指城門鴟尾。市人莫測。皆隨鞭所指望之。茶囊已碎於埃壤矣。監司嘗使治地訟。其地多山。嶮不可登。繇此數爲訟者所欺。乃呼訟者告之曰。吾不忍盡爾。當貰爾半。爾所有之地。兩畝止供一畝。愼不可欺。欺則盡覆入官矣。民信之。盡其所有供半。既而指一處覆之。文致其參差處。

責之曰。我戒嚴無得欺。何爲見負。今盡入爾田矣。凡供一畝者。悉作兩畝收之。更無一犂得隱者。其權數多此類。其爲人強毅恢廓。亦一時之豪也。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麞一鹿同籠以問雱。何者是麞。何者爲鹿。雱實未識。良久。對曰。麞邊者是鹿。鹿邊者是麞。客大奇之。

濠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遠近皆伏其能。有一偸亦善擊刺。常蔑視官軍。唯與此弓手不相下。曰。見必與之決生死。一日弓手者因事至村步。適值偸在市飲酒。勢不可避。遂曳矛而鬬。觀者如堵牆。久之。各未能進。弓手者忽謂偸曰。尉至矣。我與爾皆健者。汝敢與我尉馬前決生死乎。偸曰。喏。弓手應聲刺之。一舉而斃。蓋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強寇鬬。矛刃方接。寇先含水滿口。忽噀其面。其人愕然。刃已揕胸。後有一壯士復與寇遇。已先知噀水之事。寇復用之。水纔出口。矛已洞頸。蓋已陳芻狗。其機已泄。恃勝失備。反受其害。

陝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澗中。水遂橫流爲害。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縣患之。雷簡夫爲縣令。乃使人各於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窖之。水患遂息也。

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州。牒州取地圖。是時丞相陳秀公守揚。紿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

狄青戍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壅遏山路。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擊。青遽鳴鉦止之。

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皆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青後平嶺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爲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必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弈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也。

瓦橋關北與遼人爲隣。素無關河爲阻。往歲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橋。始議因陂澤之地。瀦水爲塞。欲自相視。恐其謀泄。日會僚佐。汎船置酒賞蓼花。作蓼花吟數十篇。令座客屬和。晝以爲圖。傳至京師。人莫喻其意。自此始棄諸淀。慶歷中。內侍楊懷敏復踵爲之。至熙寧中。又開徐村、柳莊等濼。皆以徐鮑、沙唐等河。叫猴、雞距、五眼等泉爲之源。東合滹沱、漳、淇、易、白等水并大河。於是自保州西北沈遠濼東盡滄州泥枯海口。幾八百里。悉爲瀦潦。閭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爲藩衛。或謂侵蝕民田。歲失邊粟之入。此殊不然。深、冀、滄瀛間。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爲美田。淤澱不至處。悉是斥鹵。不可種藝。異日惟是聚集遊民。刮鹹煮鹽。頗干鹽禁。時爲寇盜。自爲瀦濼。姦鹽遂少。而魚蟹菰葦之利。人亦賴之。

浙帥錢鏐時。宣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氏納之以爲腹心。時羅隱在其幕下。屢諫以謂敵國之人。不可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城堞。樓櫓甚盛。浙帥攜賓客觀之。隱指却敵。佯不曉。曰。設此何用。浙帥曰。君

豈不知欲備敵耶。隱謬曰。審如是。何不向裏設之。浙帥大笑曰。本欲拒敵。設於內何用。對曰。以隱所見。正當設于內耳。蓋指宣卒將爲敵也。後浙帥巡衣錦城。武勇指揮使徐綰、許再思挾宣卒爲亂。火青山鎮。入攻中城。賴城中有備。綰等尋敗。幾於覆國。

淳化中。李繼捧爲定難軍節度使。陰與其弟繼遷謀叛。朝廷遣李繼隆率兵討之。繼隆馳至克胡。渡河入延福縣。自鐵笴驛夜入綏州。謀其所向。繼隆欲徑襲夏州。或以謂夏州賊帥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據石堡。以觀賊勢。繼隆以爲不然。曰。我兵既少。若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衆寡。若先據石堡。衆寡已露。豈復能進。乃引兵馳入撫寧縣。繼捧猶未知。遂進攻夏州。繼捧狼狽出迎。擒之以歸。撫寧舊治無定河川中。數爲虜所危。繼隆乃遷縣於滴水崖。在舊縣之北十餘里。皆石崖峭拔十餘丈。下臨無水。今謂之囉瓦城者是也。熙寧中所治撫寧城。乃撫寧舊城耳。本道圖牒皆不載。唯李繼隆西征記言之甚詳也。

熙寧中。党項母梁氏引兵犯慶州大順城。慶帥遣別將林廣拒守。虜圍不解。廣使城兵皆以弱弓弩射之。虜度其勢之所及。稍稍近城。乃易強弓勁弩叢射。虜多死。遂相擁而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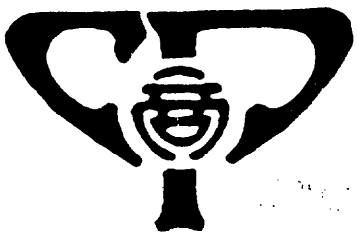
蘇州至崑山縣凡六十里。皆淺水無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爲長堤。但蘇州皆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蘧蒢芻藁爲牆。栽兩行。相去三尺。去牆六丈又爲一牆。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實蘧蒢中。候乾。則以水車汰去兩牆之間舊水牆間六丈皆土。留其半以爲堤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堤。每三

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爲利。

李允則守雄州。北門外民居極多。城中地窄。欲展北城。而以遼人通好。恐其生事。門外舊有東嶽行宮。允則以銀爲大香爐。陳於廟中。故不設備。一日。銀爐爲盜所攘。乃大出募賞。所在張牓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遂聲言廟中屢遭寇。課夫築牆圍之。其實展北城也。不踰旬而就。虜人亦不怪之。則今雄州北關城是也。大都軍中詐謀。未必皆奇策。但當時偶能欺敵。而成奇功。時人有語云。用得著敵人休。用不著自家羞。斯言誠然。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爲盜者。述古乃紿之曰。某廟有一鍾。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祠之。引羣囚立鍾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鍾甚肅。祭訖。以帷圍之。乃陰使人以墨塗鍾。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唯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爲盜。蓋恐鍾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於小說。

熙寧中。滑陽界中發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頗壞。陷將毀。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獻時蒞其役。相視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發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衆皆伏其機敏。

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种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聲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

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爲世衡所擒。又元昊之臣野利。常爲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歲除日。野利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乃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酋之子蘇吃曩。厚遇之。聞元昊嘗賜野利寶刀。而吃曩之父得幸于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縋野利刀。許之以緣邊職任錦袍眞金帶。吃曩得刀以還。世衡乃唱言野利已爲白姥譖死。設祭境上。爲祭文。敍歲除日相見之歡。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近邊窺覘。乃佯委祭具。而銀器凡千餘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得元昊所賜刀。及火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但存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野利死。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以至不能軍平夏之功。世衡計謀居多。當時人未甚知之。世衡卒。乃錄其功。贈觀察使。